



1 2022
总第140期
创刊于1958年

鋼花

重钢集团文联 作协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渝内准字：第246号

重钢集团各单位组织开展庆祝“三八”节系列活动



设计院公司健步走登山比赛



朝阳公司女职工在厂区拍照



朵力公司登山健步行活动



保障中心趣味体育活动

春·希望

◎张俊杰

春天，在翠绿的新芽和盛开的群芳中悄悄来临。

春风，拂面般温柔地将春的气息，带到每一个充满新生命的角落。

春雨，在每一个月光洒下的夜晚，轻轻地沁润进每一个生命。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用这首诗把早春的景色和美好抒发得淋漓尽致。人们也在春的企盼中开始一年的起航！

对于企业，春天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节。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正如陈德荣书记指出：“星辰大海，伟大征程。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有幸参与到中国宝武创建世界一流伟大企业的宏伟事业中，重钢人一定要倍加珍惜、担当作为，把永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气质，融入到中国宝武带来的广阔发展格局中，把发展机遇变为发展动力，不等不靠、敢闯敢试，用苦干实干巧干，努力推进与时代需求、中国宝武要求相匹配的高质量发展，不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中国宝武时提出的“老大”变“强大”的殷殷期望，以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十四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暨2022年度工作会上，重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大卫指出，站在新一年的起点，我们更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聚焦方向，攻坚克难，延续改革发展良好势头，在中国宝武“弯弓搭箭”布局中展现重钢作为。

这些2022年定下的目标为重钢人描绘了全新的企业发展方向。同时重钢人也应感悟到，希望是美好的，但是要实现既定的目标，必定要有深耕细耘的定力和付出最为艰辛的努力。

鸟瞰春天的原野，重钢集团正在按照年初既定的目标稳步前行，在全面融入中国宝武的新格局中蹄疾步稳开新局、勇毅笃行谱新篇。看，重钢人在新翻的泥土开了路，无数的种子播撒下去，就像灵动跳跃的美丽字符，在编织一个个希望之梦。



2022年第1期
总第140期



主 编 袁 矗
副主编 温勇耀 潘利梅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增仪 张 冰 张俊杰
张益龙 周 虎 周新颖
编 辑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增仪 何 鸿 张 冰
张俊杰 张益龙 罗佳琳
周 虎 周新颖 温勇耀
校 对 吴明利 周 希

钢城纪实编辑电子邮箱
41679290@qq.com
小说编辑电子邮箱
zhg1993@163.com
散文编辑电子邮箱
1339918022@qq.com
诗歌编辑电子邮箱
2205109362@qq.com

卷首语

钢城纪实

- 04 团旗高扬 青春正红 张俊杰
11 钢铁为誓，用真情书写！ 张 冰

百年记忆

- 15 改革开放初期重钢公司扩权改革始末 温勇耀

小 说

- 20 娘 喻加强
22 再见莺花渡 孟丽萍
24 英雄谱（上） 青 林

散 文

- 34 珊瑚玫瑰 次仁洛加
37 金鳌山的传说 陈长青
39 小青蛙 羽 毛
43 吃辣 唐御伦
45 父亲的遗憾 赵 琴

CONTENTS目录



钢花

刊名题写 郭沫若

诗 歌

钢城诗风

- | | |
|--------------------|-----|
| 49 一起向未来(组诗) | 艾 美 |
| 51 阿里组诗 | 何 鸿 |
| 57 来路与归期 (组诗) | 郭吉平 |
| 61 春 | 张灿华 |
| 62 盛开在草原里的红玫瑰(外三首) | 林大钧 |
| 65 石头上流着两条江 | 董宝渝 |
| 66 皇帝故里情 (外三首) | 吴文波 |

好诗鉴赏

- | | |
|------------------|-----|
| 68 阿雅的诗 | 阿 雅 |
| 77 写一首诗就是一次奇异的旅行 | 阿 雅 |

评 论

- | | |
|------------|-----|
| 78 难得一母同胞情 | 刘增仪 |
|------------|-----|

文化长廊

80

封面封底

- | | |
|----|-----|
| 国画 | 蹇文波 |
| 插图 | 周新颖 |

- | | |
|-------|---|
| 主管单位 |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
| 主办单位 |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联、作协 |
| 印刷单位 | 重庆市通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印 数 | 1400册 |
| 出版日期 | 2022年3月20日 |
| 编辑部地址 | 重庆市大渡口区大堰二村重钢科技馆 |
| 邮政编码 | 400080 |
| 邮箱地址 | gh68846092@163.com |
| 联系电话 | 023-68846092 |
| 网 址 | www.cqgtjt.com |
| 发送对象 | 冶金行业文联、作协及部分单位
重庆市文联、作协
重庆市区县文联、作协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单位 |

团旗高扬 青春正红

——记重钢集团团员青年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张俊杰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

百年岁月沧桑，百年风雨兼程，百年风华正茂。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体现了我们党对共青团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团的所有工作，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当好这个助手和后备军。”2018年7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共青团作为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组织与生俱来的血脉基因，是共青团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共青团始终不能变、永远不能丢的政治灵魂。

为反映重钢共青团各个时期在重钢集团党

委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不忘初心，继续奋斗，为党建功立业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奋斗的光辉历程，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历届团代会、各个时期共青团工作概况以及组织思想工作。

一、重钢共青团历届团代会

1950年5月17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零一厂第一次团代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131人，列席代表30人。大会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一零一厂第一届团委会，发动与组织广大团员青年为保证抢修设备、迅速恢复生产、积极投入以技术革新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充分发挥青年团员作为党的助手和生产的突击作用。从此，一批又一批矢志不移、建设祖国的有为青年，把



青春献给了重钢这片希望的热土。

1955年2月28日，重庆钢铁公司第二次团代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215人，列席代表11人。大会强调，要首先抓好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蚀，发挥青年在生产上的突击作用。大会并选举了出席重庆市第二届团代会13名代表。

1956年10月12日，重庆钢铁公司第三次团代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190人。大会中心议题是：充分发挥青年在完成国家计划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定要切实改进团的工作，加强团的建设，加强对团员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培养青年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1959年4月26日，重庆钢铁公司第四次团代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340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传达贯彻市第四次团代会精神，动员全公司团员青年广泛开展以高产优质为目标的“攻确保钢红色突击队活动”，针对生产关键问题、大闹技术革命，为完成和超额完成75万吨钢的“跃进计划”而奋斗。

1962年12月初，重庆钢铁公司第五次团代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300人。大会中心议题是：总结上届团代会以来的工作，提出当前团的工作任务是，团结全体青年，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为实现重钢增产节约五大目标而奋斗。

1965年6月16日，重庆钢铁公司第六次团代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156人，列席代表6人。大会中心议题是：传达团中央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提出高举“兴无灭资”红旗，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巩固社教运动成果，进一步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更好发挥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973年8月19日，重庆钢铁公司第七次团代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476人。大会中心议题是：学习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大事、促大干、以大干、促大变”。

1975年10月4日，重庆钢铁公司第八次团代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359人。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号召全公司青年要“人人争做学理论的尖兵，批修的闯将”，“抓革命、促生产”的突击手，“安定团结的促进派”。

1978年12月28日，重庆钢铁公司第九次团代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320人。大会中心议题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大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团中央“十大”精神，深入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肃清流毒，砸烂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把青年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大会提出今后团的任务是：要认清历史使命，带领青年大干社会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

1981年12月11日，重庆钢铁公司第十次团代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339人。大会号召全体团员、青年要跟上“四化”建设的新形势，以中国女排为榜样，以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重点，围绕重钢的现实生产广泛深入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和“五讲、四美”活动，进一步加强团的建设，不断提高团员素质，为党的事业培养输送更多的合格人才。

1984年6月31日，重庆钢铁公司第十一次团代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313人，列席代表14人，特邀代表10人，少先队代表3人。大会中心议题是：总结两年半来，对团员

青年进行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思想工作情况和围绕提高经济效益，适应改革形势需要、广泛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情况。提出今后团的工作任务是引导青年为建设重钢、振兴重钢、热爱重钢而贡献青春。大会提出开展新长征突击手活动要在实践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

1987年2月12日，共青团重庆钢铁公司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讨论通过《坚持改革为振兴重钢贡献青春》的报告。

1990年4月17日，共青团重庆钢铁公司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302名，列席代表24名。大会中心议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关于治理整顿，稳定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面落实团中央提出的“抓基层、抓落实、抓实干”的方针，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团结带领团员青年树立信心，艰苦奋斗，为稳定和繁荣重钢而奋斗。大会提出今后团的工作任务是以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江泽民总书记讲话的精神为指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思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合格接班人。

1993年5月10日，共青团重庆钢铁公司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280人。大会提出今后团的任务：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按照团章规定的三大职能，在上级团委和重钢公司党委的领导下，切实加强团的自身建设，改进团的工作，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围绕企业中心工作，积极投身改革，为企业进市场上台阶，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再创佳绩，贡献青春。

1997年9月11日，共青团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156名，实到153名。大会中心议题：紧扣深化改革和技术创新中心工作，紧扣重钢党政中心工作，集中精力，带领团员青年做重钢深化改革、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精神文明

建设的先锋队。

2008年9月24日，重钢第十六次团员代表大会在重钢公司会议中心小礼堂召开。会上共青团重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五届委员会作了《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做精做强重钢贡献力量》工作报告。

历史有力证明：青年团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指挥，秉承党的精神，坚持党的思想武装，贯彻党的政治纲领，决心为党的最高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党的事业无论是胜利还是曲折、高潮还是低潮，青年团始终忠诚拥护党、紧紧追随党。坚定不移跟党走就是中国共青团的初心，为党和人民不懈奋斗就是中国共青团的使命。

二、各个历史时期工作概况

一代代重钢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为实现重钢集团的持续发展而奋斗，是重钢青年的时代主题。

重钢共青团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为党争取青年人心、汇聚青年力量，在重钢发展、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作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技术学习 培养专家骨干

从建国后至60年代，重钢各级团组织主动协助行政、工会筹建了一零一厂职工业余文化学校，有从扫盲、小学、中学到夜大学的完整学习班，按早、中、晚和长白班的业余时间编好班次，按时间到校学习，团员张福珍获得1956年全国青年扫盲积极分子奖章二枚。对学习优秀的青年，保送到革大、重大以及北京、东北等大专院校学习。在生产上，发动青年与老师傅签订师徒合同、教学合同，科室干部结合本职业务，制订学习规划，由苏联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专业人员讲课。通过上述学习，培养出一批生产业务骨干，承担起各级生产技术业务部门组织领导的重担。

1966年后青年的文化技术学习被迫中断。1978年3月，党中央发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

族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的伟大号召后，青年的文化技术学习逐步恢复。1979~1981年，各级团组织先后创办第一批业余文化学习班53个，参加学习青年5000余人（次）。

1982~1984年6月，配合培训处，抓了对青年职工的文化技术“双补”学习。两年多来，共有2万余人参加了文化技术脱产学习。有12947人和14126人分别取得文化、技术“双补”合格证。

截止1985年10月中旬止，重钢青壮年职工文化补课合格率达到91.34%，技术补课合格率达到92.31%，均超过了中央规定指标，提前完成了“双补”工作任务。

1980年，举办了“青工技术业务竞赛”。有电工、行车、钳工、电焊工和财务尖子等参加了竞赛。1982年，举办了“重钢七工种夺优技术赛”，由车、钳、焊、起重、行车、冶炼、钢锭切割七工种的137名尖子参加竞赛，有76名青年被授予技术能手称号，34名青工获优胜奖。1983~1984年，在全公司35岁以下青工中又开展了30个工种的夺优技术竞赛活动，有7270人（次）参加这次夺优竞赛，涌现出了各种技术业务能手117名。为激发青年更广泛的学习兴趣，团委于1984年发出“重钢青年知识智力竞赛题”6000余份，试卷发出后供不应求，竞赛结果，有80人分别获一、二、三等奖。1985年与培训处联合举办青工“技术大王”竞赛，有9个单位12名青工荣获“技术大王”称号。在参加全国各大钢厂在鞍钢举行的首届青工技术邀请赛中荣获团体第六名，五个单项中有四个单项进入前六名，是十大钢厂代表队获奖最多的单位之一，公司经理郭代仪决定给唐建辉等12名技术大王各奖升一级工资，授予屈万福等12人为重钢1985年度青工“技术能手”称号，向他们颁发了奖金和荣誉证书。

1985年5月，重钢团委筹建了《重钢青年自学成才奖励基金会》，奖励范围为重钢30岁以下的青年职工，在自学或业余文化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并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及思想政治工作、共青团工作等方面取得理论研

究有实际价值或重大成果者，在提高经济效益，促进技术改造做出重大贡献者均属奖励范围。基金会的基金来源由各级团组织筹集和各级行政资助，每年召开一次授奖大会。

开展突击手活动 实现增产节约

建国初期，重钢团组织配合工会发动组织青年以爱国主义，增产节约，合理化建议为内容的青年班组、青年对手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54年，开展学习王崇伦、黄荣昌首创精神，改进生产设备，节约原材料的合理化建议竞赛。1956年，重钢团委成立了青年监督岗总指挥部，聘请公司经理兼任总指挥。监督先进经验的推广，支持合理化建议，保证安全生产，克服生产中的缺点，各基层团组织，普遍建立了青年监督岗组织。1958年，广泛开展了以保钢“一条龙”竞赛为内容的青年突击队、突击手活动。1962年，开展了以高质量、高工效、低成本、低消耗为内容的增产节约突击活动。

从1979~1981年，根据团中央《关于开展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决定》，先后开展了“百日争献活动”，“我为祖国添光彩活动”，“增产节约，大战一百天活动”，以及各基层团组织开办的小型、单项、短距离突击活动，3年共创价值267万元，有37名青年被评为团中央、省、市的新长征突击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个人，有2400名青年被评为重钢各级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和先进生产(工作)者，有1507人次的青年立功授奖。三厂青年炼钢班从1979~1982年，创连续冶炼合格钢2000炉的新记录。

1982~1985年，以“四化”建设为中心开展了青年班组赛、“五能手”(即生产、质量、革新、节约、服务)赛、生产攻关排难赛、“练黄金、献千元”活动、“我为改革献一计”活动、“为效益年做贡献”活动以及“五小”活动(即小发明、小革新、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全公司有3万余名(次)青年投入了各种形式的突击手活动和青年QC小组活动。有64个青年班组(队)和1468人(次)被评为省、市、公司新长征突击队和新长征突击手和各种能手。提“五小”建议400余项，义务献工时32万余个，创价值200余万

元，青年突击队(组)承包工程61项，创价值113万余元。重钢团委被评为1984年省、市团组织先进单位，夺得团市委“小春蕾杯赛”的金杯。汽车队青工田维华研制的液压自动成型材料，每年可节约资金5万余元，获省“五小”竞赛二等奖。1984年，重钢青年提出并实现“五小”项目136项。1985年，共有“五小”和QC成果166项。其中有一项和三项分别荣获冶金部和四川省科技优秀成果奖。重钢团委被评为四川省“五小”活动先进集体。

文体活动种类繁多 职工生活丰富多彩

50年代和60年代，每逢国家重大节日，重钢各车间都要选拔一批文艺节目到公司参加演出，每周要组织周末舞会与纱厂、毛纺厂女工联欢，或郊游，参观革命纪念文物展览等活动。

每天都开展早溜冰、篮球、乒乓球、单双杠、举重、拔河等体育活动，开放图书报纸阅览室，组织青年观看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和省、市、文艺剧团下厂演出的话剧、曲艺、歌舞节目，并组织座谈。因此，青工的思想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都较好。

特殊时期，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被中断。1979年，文体活动才逐渐恢复。从1979~1981年，首先配合有关部门恢复兴办文体活动阵地115个，包括球场、文娱室、图书室等。1982年举行了全公司性的迎春长跑、拔河、广播体操、射击比赛、篮球、羽毛球、田径赛，“五讲四美”文娱演出晚会，“红五月”歌咏比赛，“庆祝党的十二大文艺晚会”以及“钢城处处有歌声”活动。各基层团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小型文体活动319项(次)，参加人数有21821人(次)，主要内容有棋类、球类比赛，教唱新歌，举办文化游园，进行军事训练等。

1982~1985年，每季组织一次全公司型的大型文体活动。各基层团组织本着小型、多样、分散的原则，每月、每周举办中小型文体活动。4年来共组织大中小型文体活动670次，有3万多人(次)团员青年参加。1984年，还举办了重钢青年首届足球赛，春节大型“新春篝火晚

会”，举办两期青年集体舞培训班和有 27 个基层团委（总支）组织参加的“重钢青年青春美集体舞比赛”。组织重钢青年参加“重庆市首届青年大联欢”和“首届青年集体舞调演赛”，获得第三名。1985 年，组织重钢“五四”青年大联欢、文明礼貌电影示范晚会、示范舞会，组织文娱小分队到公司所属外区县厂矿开展慰问活动。与友邻单位和驻军开展联谊活动，增进友谊，加强团结。重钢团委还首次组织了有 800 名青年参加的重钢精神文明“啦啦队”，参加 1984 年全国足球甲级联赛重庆赛区的比赛活动，受到大会好评。1984 年 8 月，团委组织了重钢 50 名新长征突击手和优秀团干部的“首届钢城青年夏令营”，去九寨沟野营，与当地青年和港澳青年进行了联欢。组织了 80 对新婚青年旅游长江三峡和参观葛洲坝工程。组织了 25 名重钢子弟校“三好”学生首届夏令营，去峨眉山、乐山、都江堰等地游览。组织青年到葛洲坝、庐山、遵义等地旅游和参观学习。1984 年国庆节前夕，重钢团委和重庆市纺织总公司团委联合组织了“重钢纺织青年国庆大联欢”，并签订了友好团委协议书，恢复了五十年代的传统友谊。与此同时，重钢团委还向全省 100 多个市、地、县等单位团组织发出征询函，提出加强联系、交流信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倡议，得到 30 个单位团组织的响应。参加了 1984 年 10 月全国 17 个大中型钢厂的工作联谊会。截至 1985 年止，已有近百个单位团组织与重钢团委有信息交往。为了更广泛的关心青年的业余兴趣爱好，公司和各基层团组织，配合工会有关部门，建立了通讯报道、文学创作、摄影、书法、影评、美术、溜冰等各种业余兴趣学习小组。举办了美学讲座，音乐鉴赏报告会，识简谱、舞蹈、书法、摄影等基础知识短训班。组织了青年乐队，举办周末舞会。每年“六一”儿童节，团组织都要发动团员青年为弟弟妹妹做好事活动，发动团员青年积极参加了重钢少年宫的筹建活动。

三、组织思想建设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十九厂支部成立于 1950 年 1 月。成立团组织时只有团员 19 名，主要系军事代表工作组和西南工会工作组的外来团员组成。三年恢复时期团员发展为 1186 名，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团员为 2140 名，“大跃进”后，重钢大量增加职工，团员猛增为 1960 年的 6468 名，1961~1963 年精简职工，团员猛降为 2488 名，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团员数由 1977 年的 6436 名猛增到 1979 年的 9692 名，截至 1985 年止，重钢共青团员人数为 19268 名，28 岁以下青年职工 2.7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51.42%。四年来，由团员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共 429 名。

对于团的组织工作，1950 年整团整纪时，确定了“面向青年，深入车间”的工作方针和组织工作路线。1954 年，在团员青年中进行了系统的团的基本知识教育，学习团的性质、任务、入团条件和入团手续。1957 年 7 月 1 日，根据中央“关于各级团委印章，挂牌的通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钢委员会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钢委员会。1958 年 1 月，开展了团内整风运动，参加整风的团员占团员总数的 88.66%。由于扩大化的错误，使部份团员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处理。1960 年 1 月，适应当时“大跃进”、“反右倾”斗争的需要，开展了第二次整团学习，也造成不良影响。1963 年 9 月，开展了“五好”团支部、“五好”团员活动。“五好”团支部条件为：政治思想工作好，身体、学习、工作好，集体领导好，组织生活健全好，联系群众作风好。“五好”团员条件为：政治思想好，生产工作好，努力学习好，联系群众好，组织纪律好。与此同时，开展了以“四有”为内容的全团活动，即把团的组织建设成为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有组织、有纪律、有一定技术水平的队伍。

1977 年，团组织逐步恢复，1979 年，着手加强团的组织建设，首次举办团干部学习班，有 113 名团干部参加学习，邀请市团校老师讲了共青团在新时期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坚定了

做好团的工作信心和决心。从1979~1981年，抓了三项工作，一是加强团的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开展了“争创先进团支部”活动，1980年评出53个先进团支部、40个较差和后进的支部工作也有了起色。对28个厂矿团委（总支）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共轮训团干部1570余人（次）。二是抓团员质量的提高，从1980年开始，在全团开展了“争做合格团员”的教育活动，组织团员学习团中央编写的《共青团员怎样要求自己》的学习材料，普遍对团员进行了团的性质、任务、权利、义务的再教育，引导团员重温入团志愿书，回忆入团前后的表现，检查入团后的思想变化，开展“三查两整”活动，即查思想、查干劲、查工作、整作风、整纪律。通过对照检查，写出自我小结，制订“争创合格团员”规划，提高团员思想觉悟，调动“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三是抓团的基础工作，建立健全了“三会一课”制度、“三簿一册”（即会议记录、组织生活、团费青教费提存簿及团员花名册）制度，团费和团员档案管理制度，新团员入团前的谈话制度，超龄团员退团后的话别制度，建立了团的工作经济责任制，开展了团的工作竞赛，保证团的工作正常开展。

1979~1981年，共发展团员2676名，办理4136名超龄团员的离团手续。

1981年12月，重钢团委第十次团代表通过了《重钢团干部要做青年表率的决定》，决议要求团干部“政治上要坚强，工作上要勤奋，学习上要刻苦，作风上要深入以及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67名团干部被评为重钢“爱岗位、创一流、当能手”的先进个人，将77名团干部输送到重钢职工学校、党校和专业学校培养提高。

1983年，经公司党委同意批准的重钢团委《关于选拔团干部条件的意见》，1983~1984年，共选拔41名专职团干部，并为32名以工代干

的专职团干部办理了转干手续，对现有不到高中文化程度的47名团干部，让他们脱产学习，达到高中文化水平，另输送9人去大专院校深造。为提高团的专、兼职干部思想业务素质，共培训了3960人（次）使全公司团的支委以上干部都轮训过一遍。1982~1983年，有150个团支部受到重钢团委的表彰、有889名团干部被评为重钢先进生产（工作者），有4444名优秀团员，受到两级团委（总支）的表彰，他们对推动团的工作向前发展，起了表率带头作用。

1984年，在原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共青团系统的专业经济责任制。使团的工作与本单位的经济效益挂钩，有章有循、有法可依，向团的工作制度化、系统化、科学化方面迈进了一步。为加速团干部队伍按干部“四化”标准的建设速度，1984~1985年，由公司和上级团委分别举办后备团干文化培训班，使80%的专、兼职干部再次受到短期培训。1984年6月，重钢第十一次团代会新选出的25名团委委员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16人，占60%，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提高。

1985年，重钢团委定向培养后备团干部的经验受到团中央、省、市领导的肯定。

团徽闪耀。

回首来时路，重钢共青团的发展之路，是重钢共青团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大力彰显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坚持以为党育人为根本任务，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工作主线，做好党在各个时期的忠实助手和忠诚后备军，团结带领青年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积极发挥突击队和生力军作用的发展历程。

如今2022年的重钢团员青年，怎能不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以奋斗谱写重钢集团改革发展新篇章，以奋斗承载起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钢铁为誓，用真情书写！

——专访长篇小说《大西迁》作者何鸿

●张 冰

作者简介：何鸿，女，《重钢报》编辑。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冶金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在《解放军报》《文艺报》《中国冶金报》《重庆日报》《人民周刊》《十月》(公众号)《中华文学选刊》《啄木鸟》《中国报告文学》《时代报告》《海燕》等报刊，公开发表文学作品近20万字。散文《原上有骏马》获第八届长征文艺奖，散文《晚霞中的洞里萨湖》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纪实《拓荒者》获得第三届冶金文学奖报告文学一等奖。个人散文集《在结束的地方出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大西迁》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抗战时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保存中国钢铁工业的命脉，著名的汉阳铁厂、上海炼钢厂等大型钢铁实业，冒着敌机狂轰滥炸，奉命紧急拆除设备，实施规模浩大、撼人心魄的“铁血大西迁”。为反映那段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向为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壮大而

呕心沥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先辈们致敬，重钢集团职工何鸿历时七载艰辛创作，走南访北，采访数十位经历者或他们的家属，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大西迁》经反复打磨、几易其稿，最终于2021年9月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



2021年岁末年初时节，山城重庆的冬天还是寒冷无比。在重钢集团传媒工作部采编室，在温暖、明亮的灯光下，接受采访的何鸿身材娇小、气质温婉，一袭职业装束配齐耳短发，显得人格外干练而精神。

“每一块移动的钢铁里，都淬炼着一个民族在沉沦中抗争的命运。《大西迁》作为抗战时期山河飘摇中中国钢铁工业临危迁徙的艺术记录作品，应该说是我本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向先辈们崇高致敬的最好方式和精神告慰！”一谈及创作初衷，文静书气的何鸿语调不觉高昂起来。她告诉笔者，长篇小说《大西迁》以尊重历史的纪实艺术手法，描写了那场以上海炼钢厂厂长张连科为代表组织实施的铁血大西迁。宏大的历史背景与平凡军民有血有肉的撤退经历细节相辅相成，构成了《大西迁》故事全貌。

从何鸿娓娓讲述中，我们似乎经历这样的

场景：1937年仲夏，上海“8·13”战事爆发后，张连科8岁的长子张辅枢牵着弟弟，跟随母亲从上海辗转转到武汉、宜昌等地，尝遍饥寒恐惧、颠沛流离。而此时其父张连科身为上海炼钢厂厂长，正顶住敌机袭击，坚守战区秘密生产，组织分批撤迁。我们也仿佛穿越烽火硝烟看到：为了建立后方钢铁工业基地，张连科正集结中国最早一批冶金工程师，舍生忘死地将上海炼钢厂设备紧急拆装，毅然走上了一条筚路蓝缕、救亡图存的铁血西迁之路的壮烈场面……

“我就想：在当今网络化、信息化发展迅速、虚拟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尽自己微薄之力，写一写实业界尤其是重工业建设历程中的那些先驱前辈们的故事。能够用文学的力量，唤起社会对于实体经济的关注，唤起人们对钢铁工业那些实业技术群体和英雄们的致敬！”当

被问及创作《大西迁》之目的时，何鸿语气异常坚定。

2014年9月13日，由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台湾同胞联谊会、重钢集团共同主办的《抗建钢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档案史料展》在台北华山文创园隆重开展。在台展出期间，组委会得知一个小插曲：原钢迁会子弟、台湾某大学退休教授指出：重钢历史不应该抹去迁自上海炼钢厂那一段重要的史实。而退休教授的父亲就是当时上海炼钢厂的厂办文书。当时在重钢集团党委宣传部从事外宣工作的何鸿，恰好正参与了“百年重钢”历史文化抢救性影像留存项目。在工作中，她偶然发现了几张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给上海炼钢厂厂长张连科的密函。《抗建钢魂》在台展出的“小插曲”和眼前珍贵的历史档案，引起了何鸿强烈的好奇心，喜好文学写作的她，由此开始思考创作《大西迁》的提纲脉络……

引发何鸿创作《大西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她作为重钢人，对这钢铁风流的热土地深深眷恋，而她的家人就在重钢炼钢厂工作。炼钢厂是整个钢铁生产线中技术集中度最高的工序，也是工艺最为复杂的环节。重钢生态环保搬迁以后，何鸿常常听家人叹息：厂里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在钢铁厂脚踏实地学技术，在炼钢一线，技术含量高的炉前工甚至炉长岗位人员都青黄不接……“当时听到这些，我心里越来越莫名地不安，更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何鸿介绍说，上述这些经历和感受，应该是触发她始终如一坚持完成长篇小说《大西迁》创作的源生动力。

文学创作，尤其长篇小说写作，是一项异常艰辛也颇费心血的脑力劳动。完成《大西迁》这样一部20多万字的力作，其创作过程之难可想而知。回忆起这七年艰辛创作中的点点滴滴，何鸿仍然意犹未尽：“应该说，从投入创作的第一天起，我就坚持高质量创作态度，始终遵循尊重还原历史真实、艺术再加工塑造人物的创作原则。”虽有些腼腆的何鸿，聊起《大西迁》创作过程却侃侃而谈。2014年初，《大西迁》构思初成，逐步建立人物树状图草稿。2015年，《大

西迁》获评重庆市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随即，何鸿开始进入钢迁会亲历者、亲闻者及后代的寻访梳理抗战工业西迁的相关人物与史料阶段。她先后到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宜昌、贵阳等多地采访，并多次到国家图书馆、重庆档案馆、宜昌档案馆等处查阅相关资料，愈发感到当年的抗战工业“铁血大西迁”令人震撼，更添了为之书写的责任与使命。

《大西迁》创作提纲文本的突破应该在2016年。在北京鲁院学习的何鸿，通过一个同学有幸找到家住北航、已年过九旬的钱昌照独子钱士湘先生，精神矍铄的钱老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抗战工业撤迁素材。不久，重钢档案馆馆长温勇耀又给何鸿提供了一条钢迁会后代的线索。这个人非常重要，即原上海炼钢厂厂长张连科的幼子张轴材。当何鸿和张轴材老师在北京面谈后，从张老的讲述中，《大西迁》主要人物已经从何鸿心中呼之欲出。

“我知道，长眠于重庆市大渡口重钢烈士墓中的张连科先生，是重钢的前身——钢迁会常务副主任，更是中国第一批留学归来的钢铁工业专家中的杰出代表。也正是因为那次和他幼子的重要面谈，我决定以张连科为第一号人物展开《大西迁》整个故事情节。”何鸿希望张老能够回忆一些父亲张连科及自己儿时的往事细节。张轴材老师很是激动，当即表示全力配合采访。

“完成《大西迁》创作任务，不仅是对像张连科先生那一代对钢铁赤子忠心的前辈们的致敬，也是想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只有完成这么一个作品，我才觉得作为钢铁人，自己这辈子方能真正心安。”说到这里，何鸿脸上不觉洋溢着幸福、欣慰的微笑。

作为国内第一部描写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的抗战实业大撤退题材的长篇小说，《大西迁》主要由两条故事主线交替发展：第一条主要线索是上海炼钢厂的铁血西迁之路；另一条主要线索，则是主人公张辅枢与两个弟弟张铁栋、张华盛，跟随母亲辗转武汉、宜昌等地，尝遍饥寒恐惧、颠沛流离，最后一家人欣喜重逢的凄婉故事。

在情节处理、结构布局、人物塑造、语言

描写等方面，何鸿用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叉结合的艺术手法，在作品中充分体现真实性与虚构性相统一的艺术特征，将诸如汉阳闹市、招牌风波、捕鼠行动、大冶阻迁、智借船帮等插曲写得一波三折，而短暂重逢等亲情故事又写得扣人心弦、荡气回肠。

《大西迁》作为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情节处理虚实结合，结构布局逻辑严密，人物塑造生动鲜活，语言描写独特入木。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场景由1937年夏末的上海，上海炼钢厂厂长张连科收到的一封密函开始，历经沪上云涌、敌机突袭、冒险生产，到内迁伊始、泪别南市；转至第二章1937年深冬的武汉，沪厂借址汉阳铁厂厂房复产，组建钢迁会，在流亡中再度组织撤迁；故事推进到1938年秋，展开全书第三章中的宜昌大撤退，从扼守三峡、智借船帮，到以40天抢运化解枯水危机，巴东重逢、悲壮夜航、铁血西迁，直至成功抵达新址——抗战陪都大后方重庆大渡口。

长篇小说《大西迁》正式出版发行以来，无论是媒体界或是钢铁业界乃至全社会，对该书好评如潮、盛赞有加。对此，何鸿颇为谦虚，“《大西迁》艺术再现的是中国钢铁工业那段‘浴血西迁’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因为，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如果说获得认可，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大西迁’这样重大题材引起了各界关注，是《大西迁》艺术再现的家国情怀、悲壮故事让人感怀。”何鸿认为，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重工业的日渐式微，工业命运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忘记历史就是一种背叛。难忘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招商局上海炼钢厂，比日本八幡制铁还早8年、由张之洞创办的亚洲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在险遭日寇强敌侵占的危急时刻，将何去何从？中国第一代钢铁工程师们铁血肝胆，组织保护抢运机器逆江西迁的传奇故事，至今都还让后人肃然起敬！

何鸿表示，从精彩故事娓娓讲述、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描写到结构情节的环环铺陈、推进，长篇小说《大西迁》作为反映抗战时期山河

飘摇中的中国钢铁工业悲壮迁徙的艺术作品，从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两个层面，应该说共同达成了这一题材宏阔的家国叙事。而她在创作中，也始终充满感动，始终无怨无悔而尽心尽力投入创作。

“钢铁荣耀、铸梦百年。130年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赋予我们宝武人无限宝贵的精神动力。作为宝武大家庭的一员，能用手中之笔，记录讴歌‘百年重钢’那段让人刻骨铭心、激荡心灵的故事和人物，自己倍感骄傲、自豪！《大西迁》里讲述的故事和人物令人难忘、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如今，‘亿吨宝武’钢铁航母已扬帆启航，需要更多脚踏实地的年轻人担起这份责任与使命，为中国钢铁工业走向世界、为中国宝武加快创建世界一流伟大企业而努力拼搏、赓续奋斗！”何鸿满怀深情，“诚挚祝福中国钢铁工业明天更美好！祝福中国宝武‘星辰大海’不忘初心、‘伟大征程’前途似锦！”



改革开放初期重钢公司扩权改革始末

●温勇耀

谈起改革开放，人们首先会想到农村的包产到户，想到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按满手印的那一纸协议，认为中国改革一开始就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中共中央决策层在酝酿和试行改革时，选择的突破口是工业企业管理，而具体办法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尤其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上。在这期间，重钢公司作为首批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6家试点企业之一，在四川省委、重庆市委的支持下进行了大胆改革，使包袱沉重、设备陈旧、一度经营困难的老国企重新焕发生机，并对全国的国企改革产生了示范性影响。

一

重钢的前身是1890年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创立的汉阳铁厂，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西迁重庆。新中国成立后，重钢为国家的恢复生产与建设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业界曾留下“北有鞍钢，南有重钢”的美誉。但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动荡之后，重钢的生产经营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从1966年至1976年，累计亏损1322万元。

1978年初，重钢是一个年产40多万吨钢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下属26个厂、矿、部、队和28个机关处室，有职工43682人。

经过多次权属变更，重钢实际上形成了由冶金部、四川省、重庆市多头领导局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基本没有主动权，什么事情都得上面布置，上面批准，企业成了算盘珠子，上面拨一下，下面动一下，只对上级负责，不讲效益和效率，“吃大锅饭”现象严重，生产积极性不高。

企业每年按国家下的计划要求完成生产，由国家统一调拨外销，超产部分只好被积压在

库房里。

张之洞时代购买自英国的8000匹马力蒸汽机，依旧在重钢的厂房里挣扎着，释放出仅有5%热效率的能量。

地处山沟的某厂技术干部晚上点灯读书自学，却被人反映是浪费。

企业领导人无奈地说，我们甚至连自主修建个厕所的权力也没有。

……

这不是重钢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当时国有企业的普遍困境。改革已在党和国家决策层悄然酝酿，如箭在弦。

二

1978年初，随着清查“四人帮”残余力量以及调整和加强各地区、各部门领导班子的工作告一段落，经济工作逐步摆上了更为重要的日程。为借鉴国外经验，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派代表团到发达国家进行考察。

3月28日至4月22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经济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考察访问。

5月2日到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赴欧洲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出发之前，邓小平专门找到谷牧，要求他们出去后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会见了众多的政界人士和企业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给代表团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联邦德国一家年产5000万吨煤的露天煤矿，一线工人只有900多名，有台用于采煤的轮斗式挖掘机，日产40万吨矿岩量，只有5个操作工。法国马赛钢铁厂，从采矿到轧钢，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000人。回国后，代表团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送呈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这份长篇报告

中，也结合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作了建议，报告称“我们的一个省市，比欧洲的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地方没有多少权力，许多事情都得跑到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上几个月，还没有结果。”认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6月30日，党中央、国务院针对谷牧的考察专门安排了一次工作汇报，据谷牧回忆，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会上，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提出，要警惕部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自己管理。

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对如何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扩大企业的经济自主权”等改革要求。

三

1978年的四川，工业固定资产212亿元，位列全国第二位，是当之无愧的工业大省。但四川工业企业的产品、产量和质量都不高，1978年工业总产值仅为213亿元，远低于上海的500亿元（上海固定资产100多亿元），改革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根据国务院务虚会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新要求，四川省委决定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探索改革工业管理的路子。1978年10月，四川省委选择重庆钢铁公司、宁江机床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6家企业做试点，尝试进行扩权改革。这些企业来自冶金、化工、轻工、机械等不同的行业，涵盖了大、中、小型企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扩权试点工作是由四川省委书记杜星垣直接领导和指导的。杜星垣曾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对企业管理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与试点企业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一个企业要走上现代化的轨道，就要在产品质量、设备、技术水平和和管理这四个方面努力。确定企业试点，就是要你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轨道上先走一步，出成果，出经验，成为排头兵。”

接到试点任务后，重钢公司党委常委紧急开会进行布置和研究，从各机关抽调了50多个干部组成7个调查组，由党委书记刘培礼挂帅，分管各项工作的副书记、经理带队深入各厂、矿、车间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并试行了一系列贯彻落实扩权改革任务的具体措施。重钢最先是恢复奖金制度、拉开岗位的薪酬差距等方面着手改革。例如，在机修厂推行了经济合同制改革，试行了工模具及零配件加工订货签订经济合同，改变了解放后一直沿用的行政申请和计划制度。在轧板、压砖等工种试行计件工资制，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使其产量提高了30%，工人收入也大幅增加，最多的每月增加了18元。

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从1979年1月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决定让地方政府和国企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享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

1978年12月30日、31日，四川省委书记杜星垣主持召开了企业扩权改革座谈会，重钢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宁江机床厂和新都氮肥厂等5家企业汇报了试点以来的情况，四川省财政局、物资局、冶金局、化工局、机械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座谈，并着重讨论了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搞好生产建设和扩权试点的意见。会上，对扩权试点改革的意义和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一个重要方法。“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敢于从发挥经济效果的需要出发，走群众路线。凡是自己能改的要当机立断地改，需要请示上级的，也要及时地提出建议，不要等待。”对于重钢准备把几个车间改为独立核算单位等改革想法，省委领导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重钢选择一个所属单位进行“五定”（定产品方向和任务，定组织机构和劳动定员，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和原、燃材料消耗定额，定协作关系）的试点探索。会后，根据讨论结果，形成了12条扩权意见，对于后续的扩权改革起到了突破性作用。例如，“企业

要从以产定销转向以销定产”，“企业对于国家计划外生产建设任务的层层加码、无偿的抽调资金、设备、材料、产品和人员，有权拒绝”。

四

为贯彻四川省委扩大企业权力试点企业座谈会精神，重钢决定在第二炼钢厂（大平炉）实施“五定”试点。于1979年1月19日下午在红楼召开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要求进行调查研究，在春节前做好试点准备。

2月12日，四川省委批转省经委党组《关于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14条），决定在此前扩权试点改革的基础上，将试点企业推广到100家。同时规定：“除这一百个企业外，其他企业未经省委批准，不要随意试点。试点企业要争取做到生产有一个大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不减少。”由此开始，重钢开始真正按照市场机制深入推进企业扩权改革工作。

2月14日，重钢下发《关于在第二炼钢厂试行扩大二级厂矿权限的决定》，从当月开始下放给该厂14项权限。这是重钢关于扩权改革下发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第二炼钢厂有权任免厂级以下各级干部的职务，有权决定厂级以下干部和工人的转正、定级和晋级，有权对厂级以下干部和工人的奖、惩，有权决定工人在公司内部的调动，有权决定对职工的奖励，有权根据工作需要变更工人的工种，有权决定工人和干部的节假日加班，有权在公司下达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金额内决定开支，有权自行决定职工困难补助、办公、宣传、差旅等经费开支，有权根据公司规定比例和办法提成企业基金，有权设立一个月的物资周转量的小仓库等。

3月23日，重钢颁发《关于加大扩大二级厂矿权力试行范围的决定》，将扩权改革试点扩大到三厂、四厂、五厂、六厂、第一炼钢厂、中小型轧钢厂、大型轧钢厂、焦化厂、炼铁厂、耐火材料厂、綦江铁矿、乐山粘土矿、动力厂、运输部、检安部、机修厂等17个单位。下放权力也由原先的14条扩大到19条。1980年2月，重钢将扩权二级厂矿扩大到34个。

扩权改革给重钢带来明显的变化和活力，

干部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1979年3月份起，各试点单位的单项奖由原来的2项增加到了11项，上半年共发放各种奖金184万多元，实现利润2456万元。第一炼钢厂某班长因工作失职造成1炉低温钢报废和2炉掉队钢，厂方除扣罚其10%的标准工资外，还停发了该班职工全月生产奖金，在全厂及公司造成很大震动。当年6月份，全公司共有6个单位创造了7项历史新水平和5项全国第一的先进水平。第二炼钢厂的炼钢钢渣，过去要由厂长带头劳动，打扫清除，只要两周不抓，就堆积如山。扩权改革后，用不着厂长过问，班组自行就打扫得干干净净。

但重钢在扩权改革之初也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例如，省委允许重钢有权任免中层以下干部，但重庆市委组织部和工交政治部对此都不认账。扩权文件明确规定“物资部门不收购的产品，企业可以自行销售”，但四川省物资局等有关部门又不同意，不允许重钢自行处理，只好积压在仓库里。

1979年7月9日至13日，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根据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在这次会上，重钢等试点企业的参会代表因国家对企业的种种限制与财政部的同志争论了好几个钟头，最终还是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田纪云说服了财政部的同志。随后，国务院在充分考虑四川扩权试点企业改革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把扩权让利用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推动了扩权改革在全国企业的开展。

冲破改革阻力不但要有勇气，有智慧，还需要有担当。在重钢四厂主持改革工作的潘青山曾讲述过这样一件小事，他说：“四厂地处綦江，温度比大渡口高。我们就用细板拆下来的边子加工了500把风扇，就把职工宿舍都安装了。这事后来被人检举到市里了，说要扣责任人的奖金。我就跟厂长说，那就扣我们两个人的吧，把这个事情承担了。”

五

重钢在扩权试点改革中有一个轰动全国的“大动作”，那就是打破政策坚冰，在全国率先自销计划外钢材。

重钢自销钢材的想法是在生产经营极为困

难的情形下被“逼”出来的。时任重钢副经理的王宇光回忆说：“1979年上半年的经济状况越来越不好，到了6月份几乎周转不动了，流动资金的占用高达2亿多元。因欠付银行贷款，每天须付5000元以上的罚金；对银行超定额贷款，每天须付5000元以上的利息。上半年虽然赢利2456万元，但只上缴了724万元。全公司上下都很着急。这时下半年的排产订货已经开始，大家都寄希望于这次会议。哪知我们的中板是长线，有3万多吨订不出去，垫板有2万吨订不出去，加上增产资源共有10多万吨钢材没有销路，真是上水船又遇顶头风。”

如何才能度过难关呢？是否可以组织自销，把计划分配外的钢材销出去？但当时的严峻现实是：钢材仍属于国家统配物资，只许调拨，不许销售。不仅重钢，全国的钢铁企业，都面临着这样的处境：谁先迈出这第一步，谁就有可能承担重大的政治风险。针对自销钢材的想法，企业内部也有不同的认识。不少职工认为，重钢是国营企业，一切应听从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不能违反“组织原则”。况且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能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在国内的理论界还有不同看法，应该谨慎对待。

根据四川省委批转省经委党组的14条扩权意见，试点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按照国内市场和出口需要，可以挖掘潜力，组织增产和接受来料加工，也可以在征得主管部门同意后，销售商业、物资供销部门不收购的产品。重钢公司领导决定抓住扩权试点的机会尝试自销钢材。可是，当重钢将准备自销的信息一次又一次传递到冶金部、四川省冶金局等上级主管部门，却始终未能得到及时的反馈。重钢领导层决定打破常规，闯出一条可以使重钢生存、发展的路来。1979年9月，重钢的自销战略正式付诸实施，重钢迈出了走向市场的第一步。当年先后派出了13个市场调研和产品推销小组，分赴16个省市，对310多个企业进行了走访，熟悉市场，了解用户需求，打通销售渠道。

参与决策的王宇光经理是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当年因为不顾个人利益厉行改革而被人们戏称为“王大胆”。他后来谈到当年的

改革风险，仍感慨不已：“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工作，我们这些人非常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了改革和企业利益，真的是都豁出去了。当时社会上对于钢材本身是不是商品都有很大的争议。我去成都开会的时候，有位副省长甚至就很不理解地问我：‘青菜萝卜才能当商品嘛，钢材怎么当商品呢？’所以，当决定自销钢材的时候，身边的同志都替我担心，甚至借商鞅变法却被五马分尸的例子来劝阻我。”

事实证明，自销钢材盘活了重钢的改革，重钢人在咬牙吃下第一只螃蟹后绝处逢生。

以前，人们认为钢材是俏货，“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一切按国家计划办，产什么销什么，愿者上钩。自销钢材，颠覆了重钢旧有的经营理念。重钢于1979年成立了销售处，建立了《钢材产品用户档案》和《主要钢材产品用户卡》。为了赢得订单，生产处负责人亲自带队，先后走访了重庆市各局和重点厂矿，签订合同，还向四川省属二十几个局、地计委和中央驻川办事处发了函电，请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货单；对迟迟未来的远途订户，工作人员采取发加急电报、留足指标的办法；在订货过程中，工作人员主动宣传产品性能、用途和价格，对用户提出的问题耐心解答；对远道而来的、有急事要求回去的给予优先订货。

过去，重钢生产的钢材全部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产需不能见面，造成产品不对路，不能满足用户要求。自销钢材，帮助重钢形成了用户观念和质量意识。例如，1979年，四川省水电局有上百个的水电工程，急需六至八毫米的中板。但这样规格的产品重钢产量很少。重钢根据市场需要，采取措施，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和扩大生产短线品。大轧厂增加了过去从未生产的八毫米钢板5000吨，五厂增加生产六至七毫米钢板4000吨，四厂增产3000吨薄板。另外，重钢还采取尽量压缩自用废钢材，调出价格便宜又适合专县小型轧机改轧小型材用的和社队企业打锄头、镰刀用的钢板边5000吨。后来成为重庆直辖后首任市长的蒲海清当年还在重钢四厂工作，为销售企业生产的硅钢片，他和同事一起背着包到全国各地推销。这段特殊经历对他后来系统思考重钢乃至重庆的改

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自销钢材使得重钢的产品闯进市场禁区，赢得更多用户的认可。1979年8月19日《重钢简讯》曾在头版撰文介绍“用户代表说：‘过去我们要点钢材，要经过各级关卡，短时间拿不到货，本来是重钢产品，层层增加运费、管理费，每吨钢材要多花100多元，增加了用料单位的成本，社队企业更喊吃不消’这次在重钢订的货，品种规格对得上号，我们用得上，价格合理，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援。”同时，重钢想办法积极打入国际市场，先后走访了3个外贸公司，与香港永康、刘氏国际贸易等4个公司的外商进行了洽谈，1980年与香港维新贸易公司签订了改革开放后首个出口方坯合同。

但重钢自销钢材的“胆大妄为”当年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1979年11月30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甚至联合下发《关于国家统一分配钢材企业自销有关规定的紧急通知》，称“要追究企业和主管部门的责任，严肃处理。”多年以后，接替刘培礼担任重钢党委书记的潘青山仍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当时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派人下来查，说，重钢怎么可以自销重要计划物资呢，要求立即停止。但当时四川省委书记一句话‘既然是试点企业，就让他试嘛’，这才让重钢顶住了压力。”

重钢投石问路的自销行为及实际效果，引起了钢铁企业以及其他行业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纷纷走向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

1980年4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自销权——一味救活重钢经济的良药》的文章。文章说，经过努力，重钢1979年“下半年一共自销了10万吨钢材。由于自销量大，必须超产才能完成合同。这就给各生产单位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超产奋斗目标，因而带动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和经营管理，一扫过去疲疲沓沓、漫不经心的工作作风。”“全年共完成的产值比1978年增长10.6%，而下半年即占完成额的58%。赢利比1978年增长31%，而下半年即占总额的55%”。

六

扩权试点开启了重钢改革的序幕，激发了企业的创造性和活力。1983年4月，重庆市决定

对重钢试行利改税，确定从这一年起，重钢完成当年利润后，企业留利24.45%，如超过上年利润，增长部分的调节税减半征收。1984年6月，重钢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改革，由厂长（经理）对生产指挥、经营管理统一领导。同年7月颁发《进一步扩大二级单位自主权的具体办法》，在公司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下，赋予二级单位生产经营、财务管理、工资奖金、人事管理等四个方面21条自主权，1985年再补充为24条，从计划、财务、劳资和物资管理等方面进一步简政放权，对二级厂矿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提高了企业的综合经济效益。重钢1978年盈利4142万元，1979、1980两年盈利12761万元。1979年至1985年，重钢向国家累计提供积累86183万元，1984年首次实现利润破亿，为重钢后来的大规模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回顾这段改革的成功经验和重庆特钢破产的教训，王宇光后来总结说：面对改革，重钢没有等、靠、要，而是主动出击，顺势而为，这是根本的区别。

以重钢为代表的企业扩权改革在四川省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1979年1至8月，四川试点企业的产值和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4.1%和21.8%，同非试点企业相比，平均增幅高出39.3%，产品的品种、质量也比一般企业好。此后，其他省市如云南省、广西柳州等地，也仿效四川开始扩权试点。由于四川扩权试点起步较早，在实践中形成的有些办法和后来全国的统一规定不尽一致。为了保持扩权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国家特许四川省扩权办法在一定时间内继续沿用和执行。

中央组织的扩权改革试点是从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开始的。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6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选择首都钢铁公司、上海汽轮机厂、天津自行车厂等8个企业作为全国的试点。到1981年5月国家经委等10个单位联合下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扩权文件，巩固提高扩权工作的具体实施暂行办法》时，全国扩权试点企业已达6000多个。

娘

●喻加强

庚娃娃很苦。

庚娃娃父亲走得早，娘一个弱女子，独自把庚娃娃几个嗷嗷待哺的兄妹拉扯成人，难！

庚娃娃小时候，娘没有奶水，哭闹。娘家徒四壁，也没有别的什么给庚娃娃壮体的东西。

好在村子背靠二峨大山。

二峨大山是褶皱断层山脉，一层一层断裂的岩石裸露，植被稀疏，只生长柏树。许多地方，红色的沙坡地，寸草不生，就像经年不能痊愈的皮肤。

但生长一样东西，红薯。红薯烂贱，种在地里，几乎无欲无求。施点农家猪粪鸡屎，便会疯长。长成的红薯，能把土地撑裂，能把农人的脊背压弯。

所以，庚娃娃家的那两间半山腰上风雨飘摇中的茅草屋，农历八月以后，便多半用来堆了红薯。屋后的几个薯窖，也挤得满满当当。

所以，庚娃娃几兄妹，虽然白米饭三年逢六月才能吃到，但红薯，一年中的大多数光景，是管够的。不仅人管够，就连家里的鸡牲鹅鸭，也管够。

就因为家里富藏红薯，庚娃娃从来不知道饥饿是啥滋味。

几兄妹中，就数庚娃娃最贪吃。

庚娃娃爱哭。庚娃娃头顶上有两个花髻儿。有两个花髻儿的娃，爱哭。庚娃娃娘说的。

治背上庚娃娃的哭闹，庚娃娃娘的办法很简单：怀里掏出根煮熟的红薯，反手递给庚娃娃。庚娃娃背上双手一抓，便会咧开嘴巴一笑，然后在娘背上，大快朵颐。

庚娃娃几兄妹，都是这样从娘的背上过来的。

说来也怪，庚娃娃几兄妹，就像这烂贱的红薯。他们在红薯的滋养下，没病没痛，一长成人，个个壮得像根根红薯肌肉饱满。

光阴荏苒，庚娃娃也已久为人父。庚娃娃对儿时的记忆，最难忘记的，便是娘怀里的那一根根带着娘体温的热乎乎的红薯。

光阴荏苒，庚娃娃的娘，也已到了风烛残年。

庚娃娃娘老了。七十三，八十四，庚娃娃娘从未服过老。庚娃娃娘在家里帮着庚娃娃烧锅做饭，喂猪放羊，像一个陀螺，一天到晚转个不停。六七十斤重的泔水，庚娃娃娘能一只手提上猪栏，倒进猪槽。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了，庚娃娃娘觉得，苦点累点，不图啥，就图个有盼头，就图个开心过日子。

在庚娃娃娘八十九岁上，遇到一道坎儿，而

且这道坎儿，庚娃娘似乎很难跨过。

这道坎儿，就是老年痴呆。

庚娃娘的身子骨，倒无甚大碍，能吃能睡，能拉能撒。睡着了，安安静静。可只要醒着，便会东奔西走，胡言乱语，一会儿清清楚楚，一会儿又迷迷糊糊。

庚娃没少带娘求医问药，可医生都说，娘的病，没治。

起初，庚娃娘的病还不甚严重，一家人她还能分得清楚，只是见着左邻右舍，她才会犯迷糊，把张三喊成李四，把李四喊成王麻子，别人笑，庚娃娘也笑。

有人对庚娃说：“你娘怕是有病吧？遇着老熟人都乱喊。”

庚娃几兄妹就一起商量，要带娘去看医生。

娘死活不肯。“娘吃得，睡得，做得活路，有啥毛病？你们才有病！”

是呀，娘身板硬朗，吃得饭跑得路，有啥病呢？

农村的穷事多，几兄妹也就没太在意。

后来娘的病越来越严重。只要醒着，便多动，多语，无端发怒。

几兄妹知道娘的病严重了，左哄右哄，连哄带拽带娘去看了医生。

娘的病，如医生所言，老年痴呆，死不了人，但没治。

几兄妹回到家里，按医生叮嘱，尽量把娘伺候好，多尽点孝心。

后来，村里的人，娘是一个都不能认识了。就是庚娃几姊妹，娘有时还犯迷糊。

有个卖烤红薯的，天天打庚娃家门前经过。

娘便坐在门口的藤椅上，大声叫：“卖红薯的，给我也来一根！”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村里人也不种红薯了，整座二峨大山，漫山遍野，种的都是四季水果，行销全国各地。红薯，现在反倒成了稀罕。

娘买红薯，只买，也不见娘吃，也不见娘把红薯藏哪里去了。

今年的天气冷得早，还没到冬至，大雪便

封了山。村里人彻底闲下来了，就三三两两一道，到庚娃家里来，看望庚娃娘。

屋外北风呼啸，大雪漫卷。屋内家长里短，好不热闹。

大家都争着和庚娃娘说话。

“大妈，我是么姑儿，最会纳鞋底，认得我不？”

庚娃娘傻笑，摇头。

“干娘，我是李五儿，您的干儿子！”李五儿拉着干娘的手，直摇。

干娘还是傻笑，摇头。

“祖奶奶，我是对门的野娃子，要不是您，我早就饿死了，您老寿星认得我不？”

野娃子把话说完，皮包里掏出一沓钱来，塞祖奶奶手上。

“哪个要你的钱哦，想收买我嗦！”

祖奶奶显得很生气，双手一推，钱哗地一声，散落一地。

……

看来，庚子娘把村里所有人都忘了。

大家直摇头，叹息。

突然门外有人在喊：“让开让开！来了来了！”

屋内的人忙闪开一条道。

被众人簇拥而来的，是庚娃。

一个和庚娃年龄差不多的男子微笑着走到庚娃娘面前，然后俯下身子，看着庚娃娘说：“大妈，您看我后面这个人，认得不？”

男子把庚娃推到娘面前。

庚娃娘抬起头，突然眼圈发红，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里流淌出慈祥的光芒。她一只手抓住庚娃的手，一只手在怀里摸索着，竟然摸出一根散发着香气的烤红薯！接着，又摸出一根……

“来，庚娃莫哭，庚娃吃烤红薯。”庚娃娘柔声说。

全屋子鸦雀无声。

庚娃大叫一声：“娘啊！”然后“扑通”一声，以头抢地，长跪不起……

再见莺花渡

●孟丽萍

睁开眼，晨光熹微中，屋内的景象就像黑白电影里的情景。他看到床边的高柜，这才意识到刚才的一切分明是一场梦。眼角滚落的泪水让他再一次恸哭起来。

多么想再回到那一片莺飞草长的绿洲，回到那留存着他初恋足迹的莺花渡。

莺花渡是爱开始的地方。

他重又忆起了他们初相识的情景。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在石油校读书的他去解放碑小姨家玩。

走进那条熟悉的弄堂，一排平房小姨家就在正中那间。敲了几下门都没有动静，有些扫兴的他回身离去时心里思忖着下一个目的地去哪儿呢？

不想这时竟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原来是迎面走来的书书表姐。她身边跟着一个容貌清丽的女孩。与她目光相视的一刻，似有如沐春雨般的微熏之感。

书书表姐也偶尔来小姨家串门，不过他们却很少在这里碰上。

见小姨不在家，一起往弄堂外走时表姐邀请他和她一起去她在江北莺花巷的家玩。表姐把身旁的女子给他做了介绍。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丽利，是表姐夜大补习班的同学。看得出来，女孩极愿意去，她笑盈盈地点头同意。可他去觉得若马上答应会显得自己急不可待有失面子。他于是压制住自己想去的欲望，推辞道：“我还是不去吧！免得给你们添麻烦。”

书书表姐没有放弃。在这个高大帅气的表弟面前，书书表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再次邀请他一起去她家玩，顺便去看江边的莺花古渡。他于是不再推辞接受了邀请。

就这样，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与一个年轻的异性同处一室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

想来，那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光。

3月的莺花巷到处都缭绕着如烟如雾的苦楝子花。表姐在门外的池边淘米洗菜。随后又去灶房烧煤做饭。她母亲将幼小的弟弟留给她们看管，自己出门去街市上买肉款待客人。

女孩怀抱着书书幼小的弟弟，一边和他聊

起了诗歌、经典名著、电影……。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谈话的对象。她涉猎广泛，但钻研不深，不像他，随口就能背出整首诗来。但她读的小说却比他多得多。就连被大众视为阅读畏途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她也把四部都读下来了。

吃过午饭，天阴了下来。书书表姐便提议一起去河滩上的莺花渡玩。看到两个客人都表现出极高的兴致，表姐满心喜悦张罗得更殷勤周到了。

刚一走出莺花巷，一片沁人肺腑的绿铺天盖地奔来眼前。嘉陵江迤迳的身姿在遥远的彼岸沉睡。急切地走下一路长梯，便投入到了在一片绿色海洋。

女孩伫立在芭茅边凝神它在风中徐徐飘飞的身影，那是一幅永恒的静美画面。她匍匐在地手托粉腮注视虞美人婷婷玉立的纤纤风骨时，那衣服轮廓下美妙的长腰，直叫人感叹绝色魅惑。满世界弥漫着无名野花甜美而又带着野性的芳香。莺花古渡便随了这满世界的精彩不期而至了。

仿佛体会到了表姐引用的那两句古诗：“海棠溪畔莺花渡，多少夕阳人倚楼”。她复颂着这诗句，眼眸中全是山川云雨，莺飞草长。

那晚，除了吃的什么他记不得了，其它的一切他全都记得。

她在那儿给小孩洗澡。一瓢一瓢从盆里舀起水来温柔地淋在小孩的后背前身。

她俯身床边为自己和他缝着铺盖。

当她闲暇时，他便去到她身旁说那些总也说不完的话。她似乎永不知疲倦，脸上洋溢着熠熠的神采，她的眼睛是月亮的镜子。

那时候，他以为世间最甜蜜的事情莫过于与她同在一个屋檐毗邻而眠。

第二天分手时他们彼此留下了对方的通信地址。

从此鸿雁传书，信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他来信说明天下午他要参加学校的排球比赛，她第二天下午才收到来信，当她急切赶去时，比赛早已结束了。没能见到他。

他信上说自己要去她读的夜校等她。却终究也没见到他的身影。

后来他毕业了。被分配去了大山里做一名地质队员。

那时候，他感觉自己仿佛被尘世抛弃，成了一个流放者。那些苦闷的岁月，是她的一封封信慰藉了他孤独的心。她在信中称他作哥哥，和他分享她生活的点点滴滴，和他说一些柔情缠绵的话语。每一封信都是那么激情四溢，从不曾减退过盎然的兴味。

他告诉她，她的信是他苦闷日子里唯一的期盼。他说，这一生只想为她做点什么。但这样的心愿却成了空口许诺。他在供电局做官的母亲阻止他与她的信件往来，为了让他将她彻底忘却，她甚至烧毁了他存放在家里与她往来的信件以及她的照片。她已为自己这个最成器的儿子做好打算，那就是找一个能够为他调动工作出力的女子，通过婚姻来改变工作上的困境。后来，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是一个高学历的公安干警。他们结了婚，他如愿照顾关系调回了主城进入公安系统。后来一次家庭聚会，问起书书表姐丽利的情况，她说，偶然有次去丽利家，不巧她母亲正在斥责她：“去找你的地质队员哥哥啥，我这里可没有留你的地方。”那次以后，她家所在的那一带房屋拆迁，也不知丽利家搬去哪儿了。

他听了这话心里只感觉隐隐作痛。是啊，这些年来，自己像一个上紧发条的钟，停也停不下来。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一个位子升至另一个位子。正当如日中天之时，却被属下的一次失误牵连遭遇仕途上的滑铁卢。在这个深渊里给他最后一击的却是伴侣的负心。这个前途无量的女警官抛下家庭另谋高就受聘去了北京的高校任教。留给他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壳家庭。

解职后这些日子来，上班成了可有可无的程式，他甚至打不起精神起床找不到理由出门。梦中的莺花渡唤醒了曾经的青葱岁月，带来久违的愉悦。这下有了目标了，去旧地重游，去看莺花渡。得快快起床，人生需得再出发！

英雄谱（上）

●青 林

—

我考上县中那年，适逢黄河内涝，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为了省5块钱的书学费，我爷爷罗广顺不得不坐在煤油灯下，从旧中山服的上衣口袋里抽出钢笔，给县民政局的领导写纸条。

纸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刘局长，我是罗广顺，民国27年炸开封大桥的幸存者罗广顺，你们喊的罗腐（瘸）子。我还没死，因此还得厚着脸皮来找你。我孙儿罗红旗这次考上县（县）重点高中，住校，以前我多次讲过，只要他考上，你得想办法给予关照。另外，委托你帮（帮）寻找烈士家属一事，不知有消息没有。

见字如见人。

1983年8月29日罗广顺

罗广顺写这张纸条的时候已值71岁高龄，不过耳不聋眼不花，身子骨也还硬朗，就是左腿瘸得厉害，走路摇摇晃晃的。他将那张写好的纸条凑在灯下细细端详，很满意，就递给我。

我看了一遍，改去3个错别字。

罗广顺说，你别在纸上乱画，那不工整，意思对就行了。然后将那管饱蘸墨水的钢笔端正正拧上笔帽，重新别回旧中山服的上衣口袋里，以示与我一样，都是文化人。

我说爷爷，这……这……有用吗？

罗广顺说咋没用？我以前跟八路军队长一起打仗杀鬼子，还比他们有文化，再怎么着也是革命英雄。他敢不听，你就说是罗广顺说的，以后就在民政局里读书了。

第二天一大早，罗广顺拄着拐杖，瘸着左腿送我到村前大路。我背着个竹篓，里面装着

20来个洋芋，2斤粗麦面，2斤碎玉米，半罐子腌菜，肩上斜背着个旧军挎包，胸前吊着个脱漆的军用水壶，还有个瘪口的绿色搪瓷缸，都是罗广顺压箱底的宝贝，一路叮啷咣当地，走路去县中。

大约是上午10点钟，我寻到了民政局。

县民政局刘局长我是认得的，以前多次陪罗广顺去大地方，算是熟门熟路。进办公室后，没看见刘局长，我想了想，只好把纸条递给里面一个年轻小伙子。小伙子接过纸条，眼睛上下两溜，立刻蹙起了眉头，起身向着外面巷道喊：“刘局长，刘局长，那个罗瘸子又找您来了！”

“你就说我不在。”外面隐隐传出个声音。

“人都来了，在办公室里站着啦。”

不多会，快60岁的刘局长铁青着脸走了进来。

“我说你个罗广顺——”刘局长话只说出一半，目光落在我脸上，“开什么玩笑，是个娃嘛。哦，你是罗红旗！”

小伙子双手将纸条递给他。

刘局长看了纸条，先是“哼”了一声，接着手在桌上重重一拍：“这个罗瘸子，跟土匪有啥两样？尽找我的麻烦。”

我有些胆怯，不敢吭声。

刘局长望着我，脸色倒没先前难看，问：“罗红旗，你爷爷咋不自个来？”

我垂着头，说爷爷腿不好，不大走得动了。

“呵呵，他走得动，我麻烦就大。不过你还不错，考上重点高中了。”局长抓抠着脑门，“你录取通知书呢？”

我将竹篓放在桌边上，从军挎包里翻出录取通知书递给他。

局长看完录取通知书，目光落在竹篓里，又伸手掂我的包。

“你爷爷送你读书，还是住校，你就带这些？”他又问。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话意，说爷爷就叫带纸条。

“吃的，住的，都在这了？”他用眼睛的余光觑着我，“盖的呢？盖的也不带？”

我说不知道，爷爷只说，碎玉米是带给您



的，粗粮，你们城里人爱吃。

“你爷爷他是在打我的脸。”刘局长瞪起了眼睛，“他的意思我懂，就是要我解决你住校吃住问题。他是不是还说，我不帮你解决吃住问题，你以后就在民政局里读书了？”

“我爷爷没说。”我鼓着腮帮子，转身就往门外跑。

“你等一等。”

我只好站住了。

“我说红旗啊，你别学你爷爷，把咱民政局不当民政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看你，东西还在这。”

我只好又跑回去，去拖桌边的竹篓。

他伸手一把按住。

“唉，这个罗广顺，硬是难缠得很。土匪流寇，倚老卖老。”局长望向那个小伙子，“你算一算，先算1年，1年住读，到底得要多少口粮。”

小伙子极不情愿地从抽屉拖出个木算盘，噙噙地打了几把，然后说：“数额有点大。除去寒暑假，半年照5个月算，一年10个月，每

月30斤粮，至少也得300斤。”

“不能这样算。300斤还是有点少，娃长身体。”局长又在抓抠脑门，“今年黄河内涝，省里是拨了粮款的。你马上再给罗红旗的学校拨300斤大米，200斤麦面，另外，搞两床被子，下来我给他们校长打电话，先把学费免了。”

“局长，这事——”

“不说了，特事特办，出去也别乱讲，我还要干几年呢。有关罗广顺的事，省里也很重视。”局长将录取通知书还给我。

小伙子“哦”了一声，急匆匆出门去了。

“我说红旗啊，以后回学校，你就别背这些玩意了。你那个家，经不起你这样背，先在你们学校大食堂，对付两学期吧。”有关我吃住问题，局长就这样拍了板，“唉，这么些年，你自己都陪你爷爷来过好多次，他都成上访专业户了。但话又说回来，其实嘛，他也挺不容易的。你要好好读书，等将来长本事了，要报答人民，报答我们的国家。”

这些都是大道理。我才初中毕业，不太明白这些大道理。我望着桌上的纸条，觉得罗广顺还真有本事，连民政局长都听他的，一张纸条就让我吃学校大食堂，还不交学费，如果我以后真长本事了，首先得报答他。

临出门时，刘局长又按住我。

“红旗，这就走啦？”他脸上笑眯眯地。

我向他鞠了一躬，并结结巴巴地，说局局长，谢谢您啦，我去去去报到。

“嗨，什么局长，以后叫我刘爷爷。”刘局长在我脸上轻拍了两下，“听说你字写得不马虎？”

我怔怔着，说还不错吧。

“你可别学罗广顺，尽吹死牛皮，写两字来看。”刘局长就将罗广顺写的纸条翻转来平铺桌上，也似罗广顺那样，从灰色中山服的上衣袋里抽出钢笔，递给我。

“刘……刘爷爷，写什么啊？”我问。

“就写你名字吧。”

于是我写了三字，罗红旗。

刘局长捡起纸条看了看，又翻转来看了看，说这纸条，错别字是你改的？

我点头。

刘局长说：“红旗啊，你家虽说是农村户口，可从现在啊，你就在吃国家粮啦。你看你，一个农村娃子，吃国家，住国家，还盖国家，我在局里快20年了，也没这个待遇嘛。广播里时常说，党的恩情似海深，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个道理你可懂？”

我心头直发热，连说我懂，我懂，我懂的。

“懂就好，都上高中了，也该懂事了。”刘局长甚为感叹，“当然嘛，国家粮也不能白吃，如果人人白吃白住我们的国家哪来那么大的家当，只怕金山银山也给吃垮了。这样吧，农忙已过了，你家里也没什么大事，鸡啊狗啊的就别管了，礼拜天也别回去了，就到这来，刘爷爷给你找个事做，你可愿意？”

听说要给我找事做，我就激动了，说好啊好啊，我有力气，能挖地锄田，还能栽秧打谷啦。

“我这没农活，不过下力气是有的。好吧，事情就定了，礼拜天你早点过来。”刘局长说。

接下来就是报到上学，因为有刘局长照应，校长自没什么话说，一切都挺顺当的。好不容易盼到礼拜天，我让同学给家里带信，说不回来了，刘局长找我有事做，然后就兴冲冲赶到民政局。到的时候是早上8点钟，刘局长已在办公室等着。

“你这娃子，倒还实诚守信。”刘局长显得很高兴，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封蜡纸，一支刻笔，一本黄皮纸的线装书，叫我依照书里的格式和内容，一字不变地在蜡纸上刻字。

我接过线装书一看，不禁呆了呆。只见封皮上用毛笔写了两行正楷大字，右边写的是：“中国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左边写的是：“中共太行山游击队名录”。也许是这本线装书存放了很长时间，上面的墨迹已然变淡，里面纸张也多有残破，而且全部卷了边。

我好奇地问刘局长，是什么啊。

刘局长苦苦一笑，说你问我，我就只得去问罗广顺了，是他交给我的，要我给复印出来。

我吃了一惊，原来礼拜天到民政局，是给爷爷罗广顺干活。

“红旗啊，我局里实在抽不出人来，再说也没能写好字的。唉，你也看见了，这本册子再不

印出来，那只有扔垃圾堆了。”刘局长习惯性地拍拍我的脸，“听说你还会画。这样吧，你先搞个封面，边上花鸟虫鱼都可以，中间字要大，就照你爷爷说的，3个字，叫《英雄谱》吧。”

“《英雄谱》？”

“对，《英雄谱》，这名字叫得响。”

一整上午，我都在帮刘局长，或者说帮罗广顺设计《英雄谱》的封面。既然叫《英雄谱》，封面上画花鸟虫鱼肯定就不合适。刘局长也觉不合适，叫我琢磨琢磨。于是我琢磨了老半天，就用刻笔在蜡纸上画了浪花飞溅的黄河，画了一群在水里举枪呐喊冲锋的战士，觉得差不多了，再用刻笔在中间草写了英雄谱3个大字，然后递给刘局长。我有些紧张，仿佛是向严厉的老师呈上作业本。

刘局长眼睛不好使，戴上眼镜也没大看懂，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将蜡纸放进印模，上下两拖，一张印迹清晰的封面就出来了。他先是掂着看，接着双手捧在眼皮下看，神情竟有些激动：“我说红旗啊，你这小脑袋瓜真是灵通啊。行，就这封面，以后放博物馆，也用这封面。”

没想事情这么容易，我长松口气，伸袖口抹一把额头的汗渍说“刘爷爷，这就定了？”

“定了，定了，就这么定了。”刘局长笑呵呵地，“你继续刻，刻，争取几个礼拜天全部刻出来。事情少一桩是一桩，省得那个罗瘸子——，呵呵，省得你那个土匪爷爷尽来找麻烦。”

我是第三次从他的口中听到“土匪”二字，心里便不大乐意，但又不敢争辩，便只作耳聋，闷头不语地刻字。反正是依样画葫芦，我又刻了一张，正楷竖写两行，仍照原格式，左边写“中国革命军新编第八路军”，右边照刘局长意思多了“烈士”二字，写成“中共太行山游击队烈士名录”。接下来第二张，就全部是刻名字，以及与名字连着的性别、籍贯、住址、生辰、亲属名字什么的。

刘局长捧着个茶杯，坐在旁边看我刻字。他说：“红旗啊，没想罗广顺你爷爷一个老农民，他说他还是八路军。最初我看这本烈士名录，还以为是真的呢。后来县里专门组织去当地搜寻，倒还找到他们的一些家人。”

我说真的吗？爷爷时常说，他是革命英雄呢。

“蒸的？我看是煮的。革命英雄？谁信啊？他早些年搓球去了！”

刘局长这样说，我就更不敢吭声了。在我的记忆中，罗广顺曾无数次在人前炫耀他参加过八路军，炸开封大桥，还帮八路军游击队收殓过牺牲烈士遗骸，是英雄，响当当的大英雄，这并不新鲜，但的确没人肯信。别说刘局长，就连家里人一个也不肯信。我曾无数次听见我父亲罗阳明当面数落罗广顺：“说得比唱得好听，你说你是八路军，我说我还是解放军呢，你总得找人证明啊！你的首长呢？你的部队番号呢？你啥职务？打过哪些战役？哼，箱子藏些破玩意，一辈子就守着一片墓地，墓地能帮我恢复公办教师，我敬你是祖宗！”

罗广顺急得吹胡子瞪眼睛，骂：“老子白养你这个不孝子孙了，老子有人证明，老子去找民政局。”

这大约是1979的事，以后我就时常脚跟腿地，与罗广顺到民政局。

我记得前几次等于作客，好茶好饭侍候，后来就成上访专业户，不招人待见了。几年下来，乡下毛石路修成了公路，他腿却不大使得动了，但还是去，不去民政局闹一场心里不舒坦，我都差不多成他的拐杖了。

“红旗啊，你爷爷总说他是八路军英雄，这事你家里人咋个看的呢？”刘局长闲着没事，问。

我爹我娘都不待见罗广顺，特别是我爹罗阳明，早些年斗罗广顺时他总是陪斗，被红卫兵打得狠，好好的公办教师也给下了，见着罗广顺像是见着仇人似的。但此事不能说，我便摇头。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爹你娘对你爷爷不好，我是知道的。唉，这事咋说呢？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可别学你爹。”

“刘爷爷，等我以后挣钱了，我供我爷爷。”我一边刻字，一边认真地说。

“好样的罗红旗，你很不错的，刘爷爷看好你。”

正说话间，没想罗广顺拐着拐杖到民政局

来了。老远就听见他在喊：“刘局长——，刘局长——”

刘局长脸色一变，向我说：“刻你的字，别受影响，人名千万不能搞错。”就从桌上拿起一张封面，大踏步走了出去。

不多会，喊“刘局长”的声音传到了窗前，罗广顺隔着玻璃往里瞅。

“我说罗老革命，你鼠头鼠脑搞哪样？你像贼冤样。没见吗？红旗在刻字。”刘局长也站在窗前。

“我看一眼就走，娃走一个星期了，我老不死的不放心嘛！”

“不放心？我看你是不放心我吧？”刘局长拖着嗓子，“人在这，还能吃了？都是照您吩咐在办，照程序在办，看看，封面都出来了。红旗，跟你爷爷打个招呼。”

我连忙站在窗子边，说爷爷，我在刻字啦，下星期也不回来。

罗广顺笑眯眯地，说红旗你长本事了，好好，你把字刻好，咱们罗家自来出文化人。

刘局长冷笑一声：“红旗是文化人，你倒未必。你瘸着腿就不嫌麻烦，有啥事咱走远点谈行不？万一把字印错了，你可别怪我。”

罗广顺花白的头又在窗前凑了一下，手挥着那张封面，说局长你屋里摆啥新式武器，还能印字？

刘局长又冷笑，说球的新式武器，这是油印，你球经不懂。

两人一前一后，站在了窗外过道上。

听见罗广顺在问，刘局长，帮我找人的事，你找没？

刘局长说咋没找？你罗老革命特殊，连省里都惊动了，前阵子，我们还专门组织人去了南太行山。但是，我说罗老革命啊，你的事情悬着啦，一大沟的人，虽找着了好几个亲属，可人家就是不认啊。

罗广顺说，亲属都找着了，咋有不认的？这不是忤孽不孝吗？忤孽不孝，这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啊！

刘局长说，得得得，你这话打住，亲属不认，自有他的道理嘛。我们到处走访，打听，七老八十的人也问了不少，可人家怎样说？人

家说的是，当年啦，1938年对不对？南太行山除了一干杀人越货的土匪，压根就没什么八路军游击队伍嘛。

我一直默默地听着两人谈话，声音越来越高，字就没法刻下去了，只好凑在窗下听。我以为罗广顺会生气，没想他声音却突然低下来，说：“你这话没错，当时的确是群土匪，我也没说不是土匪啊。可是，土匪，土匪不也可以从良吗？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他们全部给八路军队长赵凤依收编了，收编后，他们就不是土匪了。”

“你呢？”

“我？”

“是啊，你！你也给收编了吗？露馅了是吧？你也是土匪？”

“嘿嘿，我，当然不是。”

“我知道你不是，早些年没把你揪出来算你运气好，你罗老革命水挺深的。你说你是八路军，番号呢？你是八路军，连自己部队的番号都不知道吗？”

“所以说，我才请你们帮我找赵队长嘛。”

“罗老革命，事情都过去好几十年了，早你在干吗？”

“这事我还想问你呢。”罗广顺口溅唾沫，“我说刘大局长，早些年啦，我挨整的时候真想来找你！那时你就是民政局长，你也干过八路军，可不也在挨整吗？”

“罗广顺，我为啥挨整你不知道吗？你是在跟我抬杠！”刘局长急得直瞪眼睛，“现在才想起找人，从哪找？万一找不到呢？”

“咋找不到？她比我年轻，我还没死呢。”

“行行，我恭祝你活一百岁。既然这样，你就得相信我，你总得给我时间吧？你这几年，都把我头发愁白了。”

“反正你得帮我找。”

“那你就耐心等着吧。”

第二个星期六下午，学校说要放8天假，支援灾后重建，全部学生参加社会义务劳动。于是我去找刘局长，说要放8天假，参加社会义务劳动。

刘局长很高兴，说好事啊，你在我这支援，正好可以把本子全部刻出来。

我说还要回家拿户口本。

刘局长说那你就快回去吧，我放你一天假，明天上午如何也得赶回来。

回到家，已是天黑。罗广顺花白眉毛凝成一坨，望着厨房的冷锅冷灶说：“你就不长心思。放着公家伙食不吃，回来喝西北风，咋整？”

我说爷爷你放心，我明儿一早就回去，刘爷爷等着我啦，还要刻字。

罗广顺听了这话，眉眼顿时舒展。

晚上睡觉的时候，罗广顺笑咪咪地走进来，就在床边坐下，问：“红旗啊，读书辛苦不？”

我摇头，说不辛苦。

“刻字呢？刻字辛苦不？”他又问。

我说也不辛苦，刻字挺容易的，一天能刻好几张。

“你刻得太快了，就不能慢点？”

我说慢点也能刻好几张。

“几张？”

“三四张吧。”

“你能印不？”

“当然能啊，放印模里，上下两拖就出来了。”

“哦，是这样啊！”罗广顺更高兴了，“我还以为是啥新式武器，就拖两把。不过红旗啊，爷爷倒觉得，你一天只能刻两张。”

我奇怪了，问为啥。

罗广顺起身，轻轻将门合上了，然后就坐在床边，却从怀里掏出本厚厚的册子，递给我。

“你每天帮爷爷刻两张这个，也印出来。”

我这时才明白，罗广顺话绕半天，原来是想我帮他刻另一本册子。

“这事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讲，更不能对刘局长讲。”他神秘兮兮地，“你悄悄印出来，回家带给我。”

我接过一看，册子有两本游击队烈士名录厚，也是线装，封面上写的却是“中国国民军X师三团一营官兵录”。

我吃了一惊，说爷爷，这是国民党的啊。

罗广顺苦笑一笑，说是啊，是国民党部队，一个营，400多名官兵，全部死在了徐州。

我翻开封面，是沾贴的厚厚家书，字还写得不错，比罗广顺的字好看多了。之后是按页

依次罗列的名字，包括入伍时间、年龄和职务。但最高职务仅只是连长，然后是排长，班长、上士、中士、下士等等，名字上面都打勾。

“红旗，你翻到第158页。”罗广顺坐在油灯下，指着我手里的册子。

于是我翻到158页。这已经是最后几页了，第一个名字是王海，名字打勾：王海，开封人，三连通讯员，25岁……

王海之下是张松，名字也打勾：张松，开封人，三连下士，25岁……

张松之下，赫然出现了“罗广顺”的名字。他也属三连，职务也是下士，但名字上面没勾，入伍时间是1934年，年龄22岁。

我指着“罗广顺”3字问：“爷爷，这……这是你吗？”

罗广顺点头，说是我，爷爷是被抓壮丁进国民党部队的，逃了好多次都没逃出来，4年后上了徐州战场，但命大没死成，就把这本官兵录带出来了。罗广顺想了想，又说：“对了，爷爷忘记了两个人，名录上也没有，你这会给添上去吧。”他取出了那管钢笔。

“你写，高天虎，营长，牺牲于民国27年4月6日，戌时。”

他念，我写。

“年龄呢？”

“这不知道啊，30来岁吧。”

“家庭住址呢？”

“也不知道啊。听口音，应该是东北人吧，哦不对，有可能是山东人，山东人个子大。”

在家庭住址一栏，我写下“不详”。

“还有一个，连长欧国富。”罗广顺又念，我又写：“欧国富，开封人，三连连长，炸日军坦克，牺牲于民国27年4月6日，戌时，25岁。”

“爷爷，你带回这本名录，很重要吗？”我问。

“当然重要啊，两本名录都很重要啊。当时国民党在开封抓壮丁，差不多有400人，加老兵整编成一个营。这些人甚至连打枪都不会，就直接给拉上战场了。我们部队啊，虽然打过鬼子，但也跟八路军干仗，不光彩啊。”

“爷爷，这就是你多年不敢说出自己生世的

原因吗？”

“算是吧。”罗广顺长叹一声，“你现在长大了，也明事理了，有些事爷爷可以对你讲了。国民党，逃兵，爷爷哪敢去外面讲，这要惹大祸的。当然，爷爷最后参加了八路军，这也是事实。”

壮丁、国民党士兵、逃兵、八路军游击队战士。看来，罗广顺的人生经历非常复杂。

“那么，你咋又当逃兵？”

说到逃兵，罗广顺眼里就绽放出光采，枯干的面容也现舒展，竟有几许神往，也有几分得意。

“爷爷年轻时有过一个女人，很漂亮的女人。为了她，爷爷当然要逃。”

我原以为罗广顺是为了投奔革命队伍才当逃兵的，没想却是为了个女人。

“是奶奶吗？”

“不是。你奶奶生你父亲后就死了。”

“那是谁啊？”

“怎么说呢？她也姓赵，照理你是该叫奶奶的，她叫赵二红。”

“爷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要爷爷讲来听？”

“当然啊。”

“事情多着呢，几天几夜讲不完。”

“那就先讲你和赵二红吧。”

那天夜里，我坐在被窝里，第一次听罗广顺讲他年轻时的故事。

二

听我的东家说，我是5岁时，跟着我爹逃荒到河南开封的。起初，我爹是东家的佃农，但干了没两年，遇上闹蝗灾，庄稼被啃个尽光，不仅没挣到钱，还欠下一屁股债。我爹思想再三，决定要到外县谋个生路，可我人小，他不能带着个拖油瓶，就带着我找到东家。我爹跪在东家的地里说，您行行好吧老爷，您收下他吧老爷，您看他能干活了，给您老听个使唤。我东家在黄河边有一百多亩熟地，大小房屋20几间，除此之外，还有两间油坊，一百多头牛，这在当地，也算得上大富人家了。那会东家正缺个放牛娃，二话没说，就免了我爹的佃租，还给了我爹几个银元，算是将我买下了。之后

我就天天在黄河边割草，给东家放牛。

我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是东家让我去的。他说你小子只放牛哪行，要认字，要识数，不然你把我家牛丢了咋整。于是我就趁雨天不放牛去读私塾，跟先生学识数，学背书，用毛笔写字。我从没见过东家的儿子，也没见过他老婆。后来才听说，他是有两个儿子的，老婆生二儿子得产后风，年纪轻轻就死了，以后也没续弦。两个儿子长大后就参了军，有说在省外当大官，有说早些年打仗给打死了。这种事，下人们都不敢问，我也不敢问，就跟东家一样坚信，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省外当大官，迟早有一天会回来的。东家时常对我说，小杂种，你好好地给老子看牛，盯着两个牛倌，等大少爷二少爷回来，老子赏你10头牛。我那时人小，只记着吃，记着雨天不放牛去读书，至于牛不牛的，全不放在心上。这样过了十多年，眼见着东家一天一天变老了，大少爷和二少爷也没见回来。东家见我成人了，就不让我看牛，让我做他的跟班，每天陪着他去监督长工种地，去油坊监督长工榨油，到处收租。东家对我说，娃，老子把你当儿子待，你要帮我看着那帮杂种，别让他们偷懒，偷油，等再过两年，老子给你讨房媳妇。东家的确待我好，那些年的确把我当儿子待，我记他的好，就一心一意做事，一分地厘地帮他记账，从不藏私，东家也很满意。

这样过了两年，我满19岁，就到了讨媳妇的年龄。东家倒没忘记这件事，有一天他对我说，娃，河边经常有大姑娘洗衣服，捶黄麻，你去看一个吧，隔天咱爷儿俩去提亲。我说谢谢老爷。东家说你叫我爹吧，我那两狗日怕是不回来了。我那些年帮东家办事，下人们讨好我，叫我少东家，东家也没反对，于是我暗里也把自己当少东家了，当时就喊“爹”。东家很满意，点头说，你叫我爹，那从今往后就是我儿子了，跟我姓罗。儿子，以后你就叫罗广顺，明天你去看媳妇，给我老罗家留个种。

我以前姓刘，叫刘秋生，母亲是秋天生我的，因此叫秋生这名儿，可现在改叫罗广顺，还是有些不适应。

东家说，罗广顺是我二儿子的名字，给你

叫也不委屈，我罗发财是看你跟他长得有两分像。

到那时候，我才知道东家二儿子的名字。我想了想，这是真把我当他的亲儿子了，于是点头，说好吧爹，以后我叫罗广顺。

我第二天的确去河边看了媳妇，但那天天冷，姑娘们都没来。我也没在意，我想反正我是少东家了，我叫罗广顺了，有房有钱，有地有牛，想讨房媳妇，还不是排轮子挨个地选。这样想着，我就去地里。东家常对我说，你要经管好地，有地才有钱，有钱才有牛，有牛才能讨媳妇，这是硬道理。东家现在成了我爹，我就更应该经管好地，看好那些总是偷懒的长工。可等我到了地里，长工倒是在老老实实干活，地边上却站着几个县府的官差，手里拿着皮尺，正在丈量土地。

当时就觉得挺奇怪的，就走过去问。可还没等我开口，其中一个穿黑衣服，戴圆盘帽的警察老总就用警棍指着我问：“小子，你东家呢？”

我说我就是。

可他们都不信，非得要找我的东家。

这样争执了一会，我爹来了。

老总就指着我爹问：“你是罗发财？”

我爹点头。

老总又问：“这片地是你的？”

我爹又点头。

老总就递给我爹一张盖了县府印章的文书，说：“是就好。县府正式通知你，前线打仗，部队急需军粮，黄河边的熟地都征收了，以后地也由县府经管，你签字，按个手印。”

那时正是农历四月间，我家一百多亩小麦已经泛黄，马上就要收割，没想竟要征收，还要拿地，把我爹气得直打哆嗦，脸一下就白了。

我爹站在地里很是发了一会愣，说了许多好话也不管用，最后咬咬牙说，官爷，粮食你拿去，地还我。

老总说，地也归县府。

我爹说，地是我花钱卖的呀。

老总说，那我不管，你签不签字？

我爹说，官爷，没这个理呀，你这是明着抢呀。

老总说，你敢违抗县令？

我爹放狠话，我就违抗，你敢咋的？

老总上去，向着我爹胸口就猛戳了两棍。

我冲上去护住我爹。我说：“官爷，我大哥二哥在省外当大官呢。”

老总又向着我后背打了两棍。那两棍是下了狠力的，当时就觉得背梁骨都给打断了，蹲在地里“嗷嗷”直叫，半天都站不起来。

老总还要打，我爹就跪着向老总求饶。他边求饶嘴里边吐血，狗日警察戳他那两棍比打我那两棍还狠，戳到要害了。

我那时早已忘了看媳妇的事，赶紧背起我爹往家里跑。

跑回家，我将爹放在床上，替他揩嘴边上的血，问他伤着哪了。

我爹那会缓过气来了，就是起不得床。他看见我哭，倒反过来安慰我，说：“儿子，没地就没地吧，咱家不是还有一百多头牛吗？从今儿起，你就自己经管牛吧，说不定明年开春，咱家就又多出几十头牛了。”

我爹心气硬，但他知道斗不过县府，这种时候也只有服软。他又对我说：“先忍着吧，等你大哥二哥回来，收拾那帮畜牲！”

我问大哥二哥在哪。我爹就呆呆地望着房顶，半晌才说，他也不知道在哪，然后又开始咯血。于是我就不敢问了，给他盖好被子，出门去请先生。

先生过来给我爹看伤，说是内伤，外面是看不见的，只有中药调理。开了方子，让我照方子去药房抓药。

这样过了一个月，我爹给中药调理，伤倒是大有好转，人也能下地了，就是时不时地犯痛症。一痛就往地上倒，嘴巴里吐血泡子，像是马上要死过去的样子。我爹第一次犯痛症是在牛圈里，他让我带他去数牛。他连数了好几遍，发现少了两头，就黑着脸问我咋回事。我说这些天照应你，没顾着牛，踩死了两头小牛。爹自言自语，说都是他害的，牛不见多，倒少出两头。爹说完话就捂着胸口，就往地上倒。我赶忙扶住他。可他还是往地上倒，手脚都往胸口缩，眼睛直翻白，满嘴吐血泡子，当时就把我吓哭了。我以为我爹要死了，没想几分钟

后他又醒过来，让我背他回屋，去请先生。

先生是邻村人，来得也挺快的。不过这次他没开方子，而是从内衣口袋里捏出婴儿拳头样大小的一团黑药，说能止痛，让我爹抽上。我爹知道那是鸦片，他以前时不时要抽上两口，但不上瘾，可这次实在没办法了，就让我拿来烟筒烟灯，好歹抽两口试试。没想这鸦片真有奇效，还没到盏茶功夫，我爹脸上就见了血色，身子骨伸直，眼睛里也有了神光，胸口不痛了。我和我爹都挺高兴的，夸赞先生医术好。先生也很高兴，笑眯眯收了钱，但那次药钱比哪次都贵，都抵得上一头牛的价钱了，我和我爹也没在意，想着也就多死一头牛，算不得啥。

这样又过了一月，鸦片就抽完了。我爹说不能再抽了，再抽金山银山都不够抽，咱得留着牛，给你娶媳妇呢。但那晚上没抽，他的痛症就又犯了。这次比前次还可怕，晚上他说口渴起来喝水，走到水缸边就一头栽了下去，要不是我听见声音跑过去把他拖起来，满缸的水就把命要了。有了那次教训，以后我爹只要走哪我都脚跟腿似的跟着，生怕再出意外。不过自那以后，鸦片就每天抽上了。那晚上爹抽上鸦片后对我说，儿子，咱爷儿俩怕是着先生的道了。我问咋回事。他说我胸口不痛，就是身上像有无数个虫子在叮在咬，我是犯烟瘾了。我问咋办。他没说戒，也没说不戒，想了想说，不能卖牛，牛是用来给你娶媳妇的，明儿天你去找先生，把两间油坊盘给他吧，省得让那帮畜牲惦记。我点头，同意了。我爹以前的积蓄都买了地，现在就只剩下油坊和牛，为了我爹，也只能这样了。

不能说我爹是个败家子。他白手起家，置下大量房产和土地，还有两间油坊和一百多头牛，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他是时运不济，遇上翻不过的坎了。那段时间我除了照顾他，其余心思都放在牛上。爹说你看好牛，牛能生崽，崽长大后又能生牛，有牛就能盘油坊，就能买地，就能娶媳妇，我就是从养牛起家的，这是生意经。我相信他的话，做梦都想开春牛圈多出几十头牛，然后卖牛、买地、再将两间油坊盘回来。于是我起早贪黑，每天去黄河边割草放牛，有时也看姑娘们洗衣服捶黄麻。姑

娘们见我也还笑，还喊我少东家，但姑娘中并没有我中意的，就提不起娶媳妇的兴趣，我想再看看吧，等明年开春吧，或许多出几十头牛，我就可以到别处去看去选。

等到第二年开春，我家的确多出了牛，虽没有几十头，但也有8头，是年头岁尾下的小牛崽，我和我爹都挺高兴的，轮着去摸小牛崽的屁股，像摸挂在我爹腰上鼓鼓囊囊的钱袋子一样。我比我爹更高兴，8头牛，算是不错的聘礼了，我爹的话没错，有牛就能买地，就能娶媳妇，我可以到别处去看看了。

这天先生上门来了。

我以为先生是来作媒的，去年盘油坊时我爹就托付过他，于是就恭恭敬敬请他进屋。先生进屋东看看西摸摸，转了一大圈，却又走了出来，从怀里掏出一摺房契，要我和我爹马上搬家。我问咋回事。先生就笑，伸手拍了拍我爹腰上的钱袋子，说问你爹吧。我就看着爹腰上的钱袋子，又问。爹不好意思看我，只说搬吧，搬吧，咱牛圈旁边还有两间房子，够咱爷儿俩住了，正好照看牛。追问了老半天我才知道，爹一年时间抽光了两间油坊，但他舍不得卖牛，就私下将老房子半价盘给了先生。我当时就记起爹说过的话，我和我爹怕真是着先生的道了。可想想又不对，人家没逼你抽，是你自己要抽，管人家何事？我看着我爹，急得说不出话来。鸦片真是害人的东西，让人上瘾，让人倾家荡产，让人做出人鬼不测的坏事儿，幸得我跟他抽，我爹也不让我抽，他害了自己，但没害我，因此我也不怪他。

我和我爹搬出老房子后，我就时常劝他，再不要抽了，抽这玩意费钱不说还费身体，抽坏了身体再盘回房子也没用。我爹抽了一年多鸦片，抽得手成了鸡爪，连吃饭的筷子都握不住，脚细得像柴棍，得拄着拐杖走路，整个人脱了形，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老远看都认不出是谁了。我爹嘴上答应，可他时不时要犯痛症，是那次挨警棍落下的病根，烟戒不掉，还得抽。等冬天还没过去，卖老房子的钱就抽完了，就打起了牛的主意。起初是一头一头地卖，后来就变成3头5头，那阵子隔几天就有人来牵牛，看着让人心疼可又没办法。我爹说

不能卖了，再不能卖了，再卖你就娶不上媳妇了。可结果还是卖了，春夏两季一共卖了80头牛，鸦片却每天看涨，以前一头牛抽一个月，后来变成5头牛抽一个月，加之还要给爹看病拿药，这也是个无底洞，还没到秋天又花光了。

立秋前后下了几场雨，雨后天气大好，每天都出太阳，晒得人头皮冒汗。我爹冬天的日子不好过，为了抽上两口，他的皮衣皮帽皮鞋都给了当铺，身上就只剩下汗衫和短裤，连出门都不好意思。那会我爹烤着太阳，皮包骨的身上吊着汗衫和短裤，像一具骷髅样站在牛棚前，他不知道夏天已经过完了，以为出大太阳就是夏天，他说还是夏天日子好过，要是一直都是夏天就好了。他指着牛圈问我还有多少头牛。他那会老眼昏花头发全白，走路直打闪，指着牛圈怎么也数不出个准数。我说爹，好着呢，今年多出20头牛。我爹点头，说那就再卖20头吧。我当时就不乐意，我说多出20头牛是想让他高兴，其实牛圈里就只剩下20头牛了，再一卖，就一头都没有了。我说爹，不能卖了，你也说不能卖的，再卖，咱爷儿俩就只有喝西北风了。我爹抽了两年鸦片，把家产抽光不说，人也抽坏了。他当时就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个不敬不孝的狗东西，老子就抽两口，犯着你哪了？牛是老子的，老子说卖就要卖。”我知道牛是他的，我也不是他的亲儿子，可我跟了他十几年，给他看地，看牛，照顾他吃喝拉撒，难不成还不值20头牛？我当时也来了气，我说爹，如果你真要卖牛，我走，马上就走，看以后谁管你。没想他更是大骂：滚！马上给老子滚！你是我买来的，我也没认你这个儿！

本来两个人是斗气，但话说到这份上，我不滚也得滚了，想等他消消气再回来。可我还没走出几步，就听见身后“咚”地一声响，回头一看，我爹滚倒在牛圈里，手脚又都往胸口缩，眼睛直翻白，满嘴吐血泡子。我赶忙跑过去抱他起来，我说爹你别吓我，我不走了，我

给你卖牛。他挣扎了一会，缓过一口气，眼睛就慢慢睁开了。他手也能活动了，像是勾子样紧紧抓着我的肩膀，然后就涌出眼泪，说：“儿子，这两年，爹把你害苦了。”

我说爹，是我没照顾好你。

他摇头，然后问我，儿子，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21。

他点头，说21，是该讨媳妇了。爹不抽烟了，爹给你留20头牛，给你讨媳妇。

我安慰他。我说爹，你说话算数。你只要再不抽烟，等明年开春，咱家就有40头牛了。

他苦笑，说40头牛，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不过也不一定，你是个好孩子。

我不知道我爹那会是回光返照，他就快死了。他用全部家产换来的鸦片，把他全身的精气神抽光了。我见他脑子清醒着，说话也不糊涂，就以为他好了，想着20头牛虽不多，但也可以过日子，还有机会翻本，心里就很高兴，就要扶他起来，背他进屋。可我刚要抱他，他手脚就又往胸口缩，眼睛直直地瞪着我，喉咙里“咕噜”直响，像是要对我说话，可那会他已经说不出话，还是眼睛直直地瞪着我，身子骨挺了几挺，就慢慢软下去，一动不动了。

我喊他，他不应，眼睛还是瞪着。我摸他的鼻子，没有气，就知道他死了。那会我也没哭，脑子里啥也不想，就木呆呆坐在他旁边，一直坐到天黑，我最后又摸了摸他早已发硬的身子，确定是死了，这才背起他，去屋后的树林子。

我爹就这样死了，给我留下20头牛。

罗广顺讲到这里时，习惯地点上了叶子烟。他歪在床上吸燃的样子，就让我觉得有点像他的东家，给他留下20头牛的爹。

我说爷爷，你不是给我讲赵二红吗？怎么扯远了？

罗广顺微微一笑，接着讲。

(未完待续)

珊瑚玫瑰

●次仁洛加

我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块从阿里边防带来的石头。从外观上看，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红褐色化石，但了解那个故事的人都会说，那是一朵泣血的珊瑚玫瑰。

这是一个边防女军医送给我的。她原本是内地一家部队医院的援藏军医。后来因为经历了一次触及灵魂的事故，她选择了留在这片高原，至今在阿里高原上已经工作了30多年。因工作之故，我进藏之前有幸拜访过她。她并没有向我强调在高原工作的注意事项，只是反复告诫我为边防官兵巡诊时一定要细心细腻，不仅要医病痛，还要注重化解他们心理上的疙瘩。见我听得一头雾水，她拿起那块石头，讲起一段往事——

—

那年6月，我刚进藏。因为感到新鲜，就趁着周末和几名军医同事相约去一处边防垭口，几名边防老兵陪同。车上我们几个女生谈笑风生，年轻的“老高原”们也很想和我们聊天，出于羞涩，只好不停“警告”我们少说话少唱歌，小心高原反应。只有一位老兵显得格外不合群，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不但一句话都没有说，还一直把脸扭向窗外。我当时还想，这个老兵真傲气，我可不喜欢。越野车越过一座座

说不出名字的雪山，大约中午登上海拔5000多米的高山垭口，我们的目的地就算到了。

仰望着千年冰川原驰蜡象，看着远处飘舞的五颜六色的经幡，酷爱美景的我兴奋得顾不上同伴，率先跳下车直奔经幡旁的皑皑雪堆。

雪地一望无垠，天空中一只苍鹰压低飞翔，从我头顶掠过。我看到几名边防战士向我呼喊，但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沉醉于美景之中，情不自禁张开双臂，向前跑去。突然，我觉得头发梢被一股清冽的冷空气撩起，突然脚下踏空。我感到一股力量，在向大地深处飞翔，我成为一只鸟，或者一条鱼，我伸出胳膊，向明亮的云朵挥舞，可耳中进入寒冷的冰雪，让我突然意识到前所未有的危险。我接触到大地的时候，感到一阵失重的眩晕，只看到陡峭狭长的雪谷中苍鹰远远飞过的黑色阴影。

我的耳朵在出血，我来不及考虑，放开嗓子大喊：“我在这里，快救命！”雪地缝隙中只是发出一片喑哑的回响，我害怕地发起抖来。我仰头看向那片出现过翅膀阴影的方向，看向刚才跌落的小小椭圆形的地面。

可能没有人会发现这个地方，同事们会找到我吗？我会死在这里吗？我感到透彻心扉的冷，我努力告诉自己不要恐惧，保持冷静。我

支起耳朵，想听到那天空的鹰鸣，想听到同事们四面寻找我的呼喊。

愿望变为仰望，天空只剩下一条狭窄的光亮，连阴影都没有了，仿佛一个无限放大的惊叹号。这时，我也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原来，我最初看到的那片雪，下面是一处山谷，尽管积雪非常厚实，但毕竟已是6月份，很多地方已经从内部融化了。于是，我一脚就从积雪的表层跌到了山谷里面。万幸的是，我没有跌到山谷最深处，而是卡在了两块岩石间。

二

正当我充满死亡恐惧的时候，头顶上忽然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军医！军医！”我惊讶地望着来自“惊叹号”里的面孔：啊，竟是那位坐在副驾驶的老班长。一瞬间，我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还不等我嘴里发出一个音，老班长毫不犹豫地跳了下来，膝盖磕在雪地上，弯腰匍匐，低声吼道：“医生，上！”

我一愣，两手撑着峭壁，试图站起来。可我的双腿在沁骨的寒气中一时失去感觉，我弯腰抱腿，使劲用胸口的一点热气去暖和冰凉的膝盖。我两腿的知觉恢复了，哭着踩上老班长的背。可是地面如此遥远，我伸长双臂还是够不着。

不行啊，老班长。

老班长头抬起来，然后把背也抬起来：“医生，上！”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让我站上他的肩膀。

我忍住眼泪，扶住雪壁，躬身抬脚。敷满雪泥的雪地靴踩在老班长的颈脖后，他的头向大地深处低垂着。我们都沉默着，紧张探索最实在的落脚处。我的双脚终于站稳了，老班长的肩膀开始慢慢升起，我的视线也慢慢升起，从坚硬的地缝到明亮的空间……

车上的同事们围拢过来，小心地站在雪壁长长的裂缝两侧，拉住了我的手、我的臂膀、我的肩，将我拖出了阴冷的地缝。

地面真温暖啊！我被抬回车上，大家旋即忙着找出绳索找出泡沫箱找出可以援救的东西，

向那个可怕的洞口奔过去。

“老班长，老班长！”我恍然醒悟过来。

三

老班长在第二辆救援军车赶到时才被救起。他在把我顶出雪洞时，踩塌了那两块石头间的积雪而跌落到山谷的最深处。当战友们把他从山谷的积雪中刨出来时，人已经没了意识。他立刻被安排进医疗队所在的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严重的冻伤，让老班长的膝关节面临坏死。尽管医院条件有限，医疗队和县医院的专家们还是竭尽全力为老班长做了最好的诊疗方案。老班长的膝盖算是保住了，按照医嘱还需要在医院悉心调养一段时间。

老班长是为了救我才受这么严重的伤，无论多忙，我也要抽出时间把他照顾好。于是，工余时间我四处托人去牧场买回新鲜的牦牛骨熬汤；值班期间，我让护士站的姐妹帮忙炖来鸽子汤、鸡汤。

最初，老班长不肯接受我送去的营养品和炖汤，也不和我说话，我只好让老班长的指导员命令他接受这个特殊治疗，每天完成喝汤任务。一个半月过去，老班长的身体状况渐渐好转起来，我们也逐渐有了一些简短的交流。

出院那天一早，我刚到病房，他就从病床上站起来，似乎有点紧张，但很快从裤兜里拿出一块手帕包住的沉甸甸的东西。他打开那个手帕伸到我的面前，是一块褐色的石头，上面长满了已被玉化的红色珊瑚虫。他说：“这块高原红石送你，它叫……珊瑚玫瑰。”

老班长示意我收下。见我犹豫，他讲起自己的经历。他曾是边防连军事素质最好的士兵，还曾在边防部队比武竞赛中荣获掩体构筑第一名。更让他自豪的是，他有一个漂亮爱笑的未婚妻，两人感情非常好。

四

那年初夏，未婚妻千里迢迢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辗转来到边防连。未婚妻给老班长送来亲手编织的围巾、手套，自己却因为劳累缺氧，患上高原肺气肿。



那个时候经常停电，县医院供氧设备无法正常制氧，老班长只能选择让未婚妻转院治疗。转院那天，老班长正好有重要的巡边任务，便委托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和连队卫生员代为照顾。

高原上夏季飘雪是常有的事。救护车在行驶到一处垭口时，车辆在山路转弯处失去控制，车辆侧翻，车上4人严重受伤，老班长的未婚妻在事故中不幸去世……

巡逻回来的老班长闻讯后，在雪地里徒步30多公里找到那辆出事救护车。见到未婚妻时，她已浑身冰凉，但她手里还紧紧握着这块红褐色的石头。这块石头，是老班长在喜马拉雅雪峰上捡拾回来送给未婚妻的，它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于是，老班长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珊瑚玫瑰。

遗体拉回边防连后，老班长找一块安静的墓地安葬了未婚妻，此后便很少与人交流，在异性面前更是不愿意开口。

也许是这一个月半的照顾，让老班长重新感受到了异性的温暖。我也清晰记得，最近一

段时间他容光焕发，每次都尽心地把保温桶里的营养汤全部喝完。

讲完了自己的故事，老班长接着说：“谢谢你这一个月多月的悉心照顾让我走出了阴影，我虽然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但我也要面对生活。边防需要我守卫，家人也需要我安慰。和你的相处，让我决定告别过去，这块曾经见证过高原真情的珊瑚玫瑰，就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五

她说，接着的第2年，老班长就退伍了，而他们至今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老班长不同的是，医疗队在边防部队的工作结束后，她没有选择离开，她争取到了一个留藏的名额，一直工作到现在。

临别时，她把我送到大门口，把这个珊瑚玫瑰放到我手里：“我还有两个月必须退休了，要回成都，你还有几年要待在这里，这块珊瑚玫瑰就由你来保管吧，想到它的故事，你会更懂得他们，更懂得这些边防军人……”

重钢职工摄影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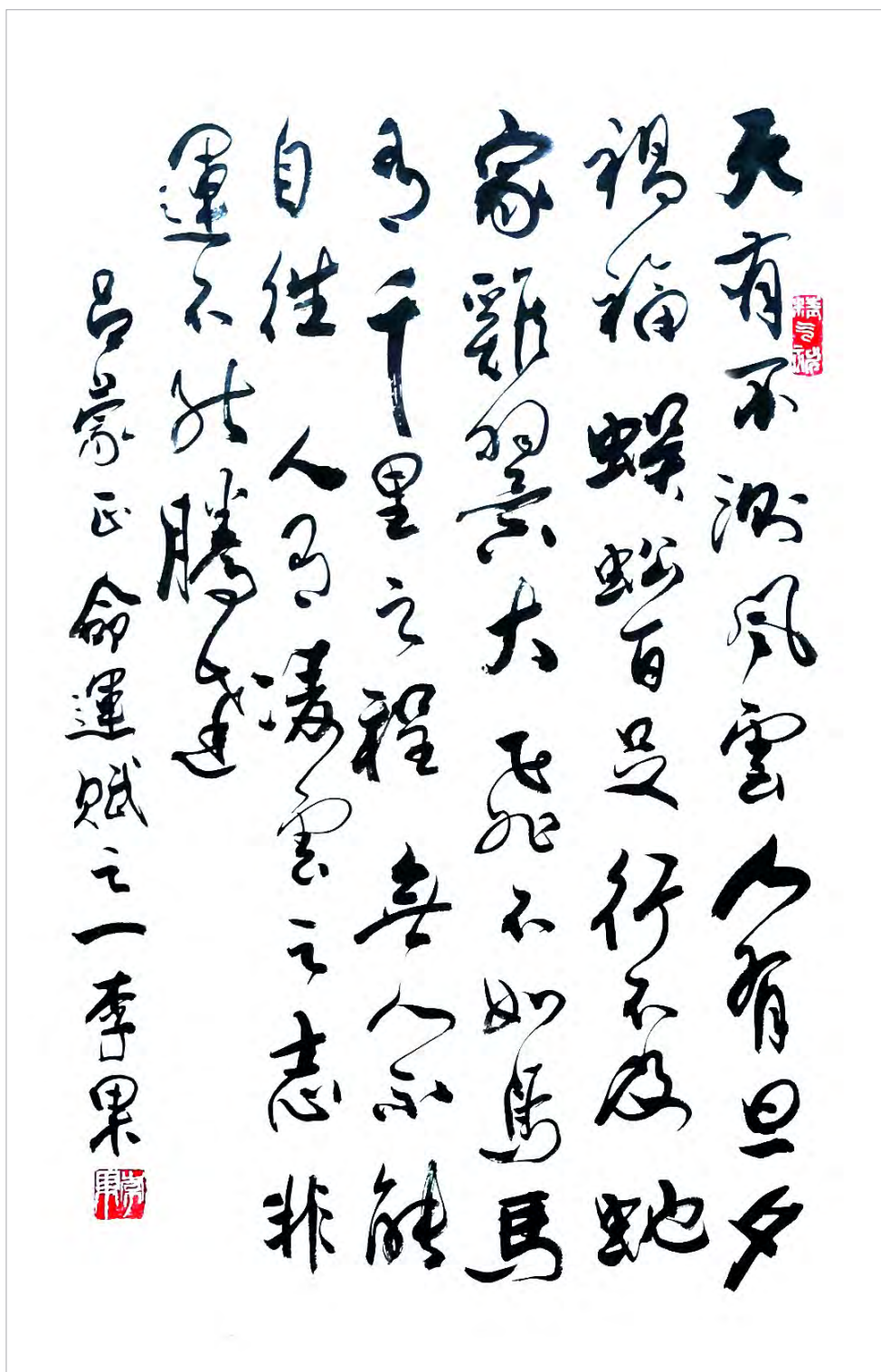
《风雨廊桥》胡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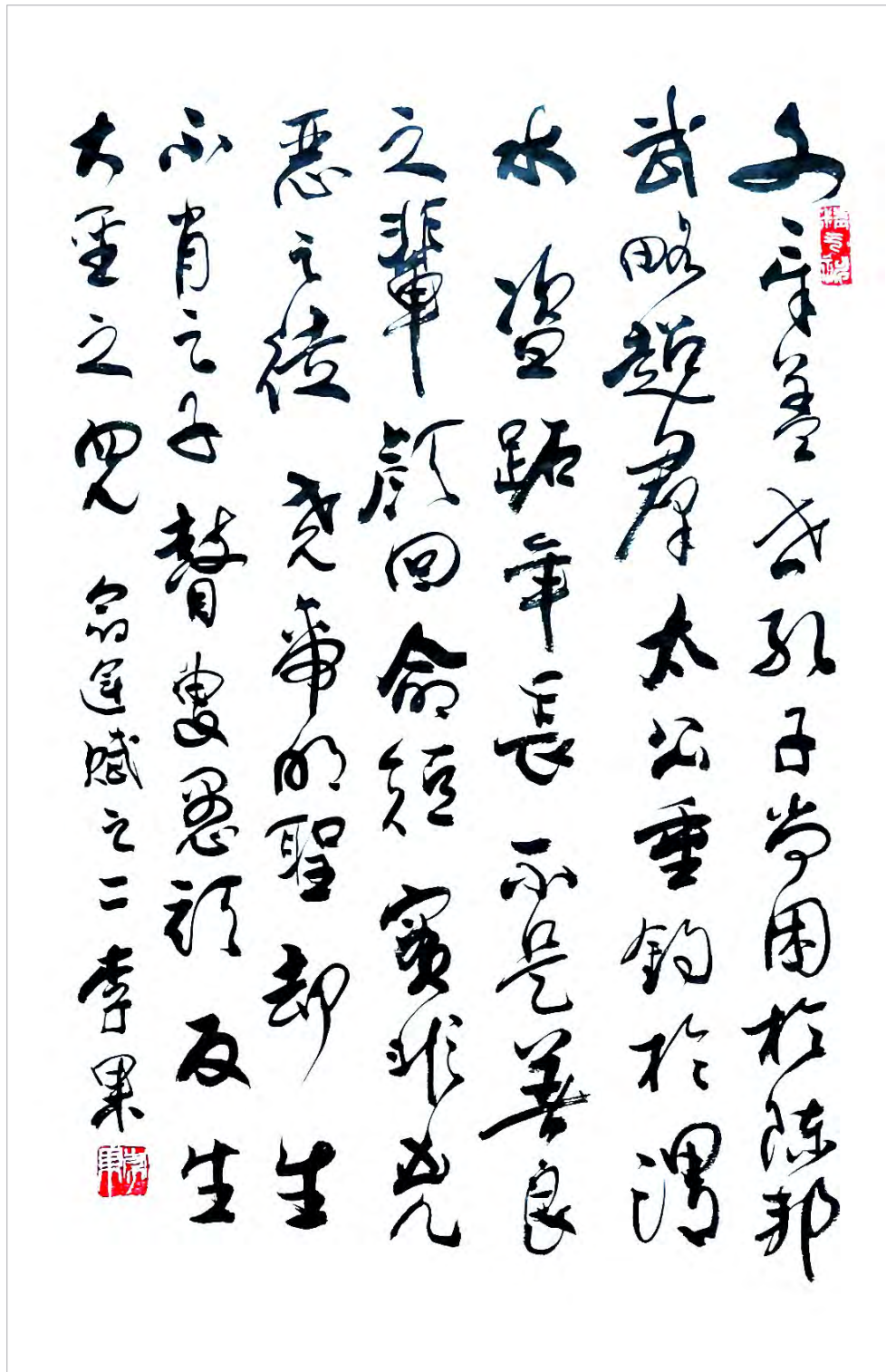
《峨眉云雾》潘明



《濯水古镇》胡馨



《命运赋》之一 李果（书法）



《命运赋》之二 李果（书法）

重钢职工摄影作品



《雪途》潘明



《格摄神山》潘明

金鳌山的传说

●陈长青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曾听过这样一个开头的故事，但却从来没有人能说清，在这个传播范围堪比李白《静夜思》的故事里，山，是哪座山？庙，是哪座庙？从前，到底有多久远？

或许，这是因为每个地方都会有那么一座灵山，那么一座古庙，落满历史的香灰，装满古老的传奇，生发出一方水土的奇幻传说，滋养着一方儿女的桑梓情深。

在我们大渡口，承载着这个神圣使命的灵山，就是金鳌山，古庙，就是山上那座金鳌寺。为此，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访金鳌山的传说和历史，探寻这座灵山的“前世今生”。

山形之奇：恰似观音坐金鳌

在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的长江之滨，有一座不算高大巍峨，却也清幽苍翠的灵山，名曰金鳌山。

故老相传，这座山之所以名叫金鳌山，是因为山的形状就像一只巨鳌。如在观音足下，奋翼游于沧溟。

鳌者，海里的大龟或大鳖。为龙头，龟身，麒麟尾。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又有传说，东海中有巨鳌驮着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由此可见，鳌可是有着巨大托举神力的灵兽。

不过，这传说中像巨鳌的山形，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呢？离金鳌山远了，视线会被群山

阻挡；登山而望，又会“不识‘鳌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直到笔者偶然间看到了金鳌山的卫星图和山体等高线图，这才惊讶地发现，传说并非毫无根据，图中，金鳌山山形真的恰如传说中的“鳌头观音”造型：一尊观音菩萨，身上散发着柔和的佛光，坐在一只巨大的金鳌背上，金鳌伸长了脖子，头向长江，似乎正欲下水搏浪。

这不禁令人惊奇，金鳌山得名久远，在古代，没有卫星图片的古人，又是怎么为这座山命名的呢？

循着金鳌山近邻的小南海、观音寺、钓鱼嘴等地名，我们走进了一个古老而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

传说之源：观音巧计伏巨鳌

相传在上古时期，中国发生了一场大洪水，为了治水，大禹就请了应龙和玄龟两大神兽来相助。应龙用自己的尾巴划出鸿沟以泄洪，而玄龟则是背着一种能够不停生长的神土“息壤”，跟在大禹身后，供大禹取用以填补缺口。

在治理长江水患，途经大渡口时，玄龟喜欢上了这片风水宝地。于是，在助大禹完成治水之后，玄龟就选择落户在此，希望能吸取此间的天地灵气，修炼成龙。

一晃千年过去了，玄龟已长出了龙头，进化为巨鳌，但怎么也无法再进一步。此时禹王早已经作古，失去了管控，又求不得正果的巨

鳌逐渐迷失了心性，变得脾气暴躁，戾气十足。它时常在长江之中兴风作浪，不时兴起巨浪掀翻过往船只，甚至弥漫洪水淹没周遭农田。当地的人们苦不堪言，却拿天生神力，坚不可摧的巨鳌毫无办法。只能不断地供奉牺牲，祈求巨鳌能心情好些，少造些孽。

一年初夏，风调雨顺，田野里麦苗长势喜人，麦粒正在灌浆。眼看丰收有望，人们喜不自禁。谁曾想，巨鳌突然又发起狂来，它掀起滔天的巨浪，洪水四下奔涌，将大江两岸的农田村舍都化作了泽国，不少村民也被卷入洪流，葬身鱼腹。

幸存的村民们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毁、亲人丧生、一年辛苦的劳作化作乌有，禁不住齐声痛哭。他们逃到高处，纷纷跪地祈祷，希望上苍垂怜，能降伏巨鳌，救万民于苦难之中。

村民们跪拜了三天三夜，突然，从南边来了一个身穿白衣，文士打扮的年轻男子。他一手提着鱼篮，一手拿着钓竿，走到村民们面前，安慰大家不要再哭泣，说他有办法能降伏巨鳌。

大伙儿将信将疑地看着这个拿着渔具却并不像渔夫的年轻人。只见他微微一笑，径直走向江边。说也奇怪，四下翻涌的洪水竟然在他身前自动分开了一条道，他脚下的土地也渐渐隆起，形成了一道堤坝似的拦江半岛，让湍急的江流不得不拐了个弯，放慢了流速。

白衣文士在拦江半岛的最前端盘腿坐下，从鱼篮里取出一根七彩鱼线系上鱼竿，又掏出一颗幻彩流光，鹅蛋大的珠子作为鱼饵挂上，轻轻一扬手，那宝珠便带着七彩鱼线，远远飞入江心。

不多时，原本平静的江心突然浊浪滚滚，波浪分开处，浮出一只小山似的巨鳌。它张着龙头大口，嘴里正有一根七彩鱼线牵于白衣文士手中的钓竿之上。

巨鳌厉声大喝：“你是什么人，竟然胆敢来此钓我！活得不耐烦了吗？”话音未落，它已掀起数十丈高的巨浪，兜头向着白衣人拍了下去。

白衣人微微一笑，身上散发出一道柔和的白光，那巨浪就像撞上了一堵透明的高墙，前进不了分毫，哗啦啦一下倒卷回去，全拍在巨

鳌头上，打得它晕头转向。

“孽畜，连我也不认识吗？”白衣人一声断喝，身形缓缓升到半空，在一团柔和白光中显出真身。身后高地上一直关注着这边动态的村民们这才惊奇地认出，原来这白衣人竟是观音菩萨所化！顿时，又纷纷跪下礼拜。

巨鳌见状也是大吃一惊，连连后退想逃，白衣观音一抖手中钓竿，七彩鱼线发出七道光芒，连同被巨鳌吞入腹中的宝珠一起化作七道光索，缚住了巨鳌的五脏六腑。疼痛难忍的巨鳌发起狂来，一边后退，一边将身子越变越大，想挣脱束缚。片刻之间，巨鳌已挣出十余里开外，变作一座山那么大！

“孽畜，还想往哪里逃？”白衣观音淡淡一笑，一扯手中鱼线，一步就轻轻跨出十余里，跃上了巨鳌背，也越变越大，将还想逃走的巨鳌重重压住，巨鳌再也不能移动半步，只能伏在江畔，不住地喘气求饶。

“你这孽畜，涂炭生灵，本应将你就地正法。但念你当年辅佐禹王治水有功，所以我饶你一死”，观音菩萨指着鳌头道，“我让你身躯在此戴罪立功，灵体则作为我的坐骑，随我去降妖伏魔，救苦救难，你可答应？”

被压在身下的巨鳌当即磕头如捣蒜，连连答应：“谢过菩萨大慈大悲！能供菩萨驱使，也算得了正果，我愿幡然悔过，皈依我佛！”

观音菩萨微微点头，念诵咒语，一道金光闪过，观音和身下的巨鳌顿时化作了今天的金鳌山，立于江隈，将原本四下奔流的洪水导入了长江河道。而观音和巨鳌的神体则化作一道白光，在众人的欢呼跪谢中消失了。

为了纪念观音菩萨降伏巨鳌，故而后人将观音钓巨鳌的拦江半岛命名为“钓鱼嘴”，将观音降伏巨鳌的江段称为“小南海”，还在江心一个酷似大龟的江心岛上修建了观音庙（今已不存），一是纪念观音菩萨的伏鳌功绩，也祈祷观音菩萨能保佑这一江段的通航平安。

不知何年何月，金鳌山上建了一座古庙，以山为名，是为金鳌寺。这座古寺也充满了神奇的传说，我们以后再讲。

小青蛙

●羽 毛

今年的夏天有些反常，在还未入伏的时候，重庆已是连晴高温，多日突破 40℃ 高温。中午，从办公室到办公大楼里的食堂吃午餐。无意一瞥，办公大楼门前的香樟树被明晃晃的太阳晒得都快“秃头”了，到了下班时间也不敢走出吹着空调的办公室。只敢在夕阳不见踪影后，逃也似地赶回家，继续吹空调。一天下班回家，从轻轨车走出后，我发现轻轨站的扶梯前有一只深绿色金龟子。如今的我只是多看了两眼就快步出站，忙着换乘公交车。

晚上躺在床上，童年的夏天，那些没有空调，却又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涌入脑海：为橙子树抓虫，阻止坏人抓走青蛙……都是如今的我没有勇气做的事。

夏天来临，吃完晚饭，我和隔壁弟弟在他家的地坝边乘凉。晚风徐徐，拂过不远处的高山，顺坡而下，拂过田里的稻苗，终于来到我们面前，吹走了一天的疲惫和暑气。

“呱呱呱……”听到稻田里有青蛙在此起彼伏地唱着，极具韵律感。在蛙声中，我们讨论

起以前学过的课文《小蝌蚪找妈妈》。“小蝌蚪长大了就会变成小青蛙。老师说，青蛙是人类的好朋友，农民伯伯的好帮手，我们要爱护小青蛙。”还讨论起小青蛙的菜谱：“它们还会吃夜蚊子，我们歇凉时就不会被咬了……”隔壁的弟弟比我小一岁半，在那个还没有男女之别的年纪，我们最是要好。

“这边田比较多，我们去看看……”在我们讨论的正欢快时，地坝外的田坎间却传来不和谐的声音，青蛙们似乎也被惊扰到，暂停了歌唱。有两个头上绑着电筒，手里拿着火钳和麻袋的中年人正往稻田走去。一看这装备，我惊觉原来他们就是来抓青蛙的。我听大人们讲过，青蛙被强光一照，就会呆立着不动，任由人类摆布。而被抓走的下场就是成为人类的盘中餐。

“你们是来抓青蛙的吗？”我大声问，“你们不要抓青蛙嘛！它们是益虫，会吃田里的害虫，谷子才能长得更好。”说到后面我和隔壁弟弟越来越着急，从哀求变成命令：“不准你们抓青蛙，你们快走开！”

“好嘛好嘛，听你们两个小家伙的，我们走了。”抓青蛙的人终于翻过对面的山坡，电筒的光亮也消失在山的那一头，四周重新回归黑暗，小青蛙又开始歌唱。

那一夜，我梦见，小青蛙变成了一个胖嘟嘟的小朋友，他还会说话：“谢谢你，我和小伙伴才能继续放心唱歌。”

“不用客气，你还能跟我讲下你们都吃什么害虫吗？”

……

那时候我还未读过童话故事《青蛙王子》，电视偶像剧《王子变青蛙》还未刊播。想象力尚未被开发的我，只能梦到和我一般大小的小朋友。

春天时，看到池塘里、稻田中、水库边的小蝌蚪因为太阳直晒，水汽蒸发而搁浅，我都会用手刨出一条小水道，让蝌蚪们回到水域区。初夏时，小蝌蚪丢掉尾巴，会变成小小青蛙，路过乡间小路，到林中探险。早起上学的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走路，生怕踩到它们。直到长大成人，我都拒绝吃别人口中“肉质鲜嫩的田鸡”。

在每个没有空调的夏夜，我都在蛙声中入睡，清晨又在蛙声中醒来。如今住在城里，伴我入睡的是空调的轰鸣声，清晨吵醒我的是汽车飞驰而过的呼啸声和远处工地上挖掘机、破碎锤运作的“突突”声。

今年五一节，我跟着表哥去朋友的老家。他家屋前有一个池塘。表哥说，一周前，他和朋友们去池塘摸了许多螺蛳，做成香辣螺蛳，味道好吃极了，大家都没过足瘾，就有了此次出行。汽车在乡间公路上左弯又绕后，终于到达目的地。哥哥将车停在不挡道的空地上。因为接连下了几天的雨，池塘的水比之前高出近一米，只能让个子更高的表哥，站在被水淹没的池塘台阶上，摸喜欢贴在池塘边上和漂浮在水中的木棍上的螺蛳。

池塘里偶尔会发出几声宏亮且酷似牛叫的叫声，这是牛蛙在叫。不能到池塘摸螺蛳的我，百无聊赖地在四周观察了一下，这边住户间距离稀疏，且大多数房子都房门紧锁，似乎已许久无人居住。风化的房屋外表，木门上逐渐腐

朽的铁锁，地坝上长满的野草……处处透露着年久失修的状态。从表哥的朋友口中得知，村里大部分人都在外务工，或举家搬进县城里。现在，村里只剩下不喜欢城市生活的老人，或是家中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务工的留守老人和儿童。

我无意中发现，池塘边有许多如手指头一般大小的灰绿色的蝌蚪，这是牛蛙蝌蚪。看着这么多牛蛙蝌蚪，我心头发麻。作为入侵物种的牛蛙，繁殖速度快，适应能力和捕食能力都比青蛙强，甚至会捕食小青蛙。池塘里没有青蛙的身影，也没有青蛙的叫声，我不仅担心起它们的命运。

上学时，在听老师讲了《啄木鸟医生》的故事后，每当盛夏时，我常带着隔壁弟弟担任森林医生，为屋前的橙子树看病，帮它治好“洋换子”（音译，天牛的一个品种）虫病。

我们常见的天牛，身体只有小拇指长，头上有两根黑灰色的细长触角，像小鞭子一样且刚劲有力，通常比它们的身体还长。每当它们藏在树洞中时，触角就会漏在灰褐色的树皮外面，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是再怎么隐藏怎么能逃过森林医生——我的法眼呢？在不惊扰它的情况下，我瞅准时机，快准狠地逮住它漏在树洞外的触角，像是拔河一样，将它拔出树洞。天牛想要挣脱逃命，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但它怎能比得过我的力气呢。被我提溜着的天牛依然在空中张牙舞爪，翅膀张开，企图在挣脱我的手时，快速飞走。遇到挣扎得如此厉害的天牛，也不要怕，只需要将它放在地上，一只脚踩着它的触角，用手指像抓螃蟹那样，抓住它的背，将头先塞进随身携带的塑料瓶里，就完工。

“让你欺负橙树爷爷，被我抓住了吧，哼！”

抓了一只天牛后，我们就围绕着橙子树查看还有没有藏在树洞中的天牛。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一个塑料瓶也不容二只天牛。我们围着熟料瓶，看它们用嘴前面的钳子打架。就是这个钳子帮助它们在树木枝干上挖洞，吸取树木营养，导致树木枯竭。有时我们也在天牛的一只腿上绑上细线，轻拍一下它们的背部，让它们比赛赛跑。也可以让它飞起来，飞起来的

天牛会发出“嘤嘤嘤”的声音。我们就像放风筝一样，追着跑。

但是，天牛的钳子与甲甲虫的钳子相比太弱了。“甲甲虫”就是锹甲。它全身黝黑油亮，身体分为三部分，头部上腭发达，像一个大钳子，也像标点符号中的括号，要是被夹到手指，必出血无疑。尾部的“铁甲”下有一对有力的翅膀。相比之下，天牛简直是锹甲的低配版。天牛全身颜色偏灰，身体细长，只是多了一对“天线”，恰巧成为被我们抓住的弱点。所以抓锹甲更具挑战性。

在我们那个小乡村，很少看到锹甲的身影。我常常趁着爷爷奶奶午睡时偷跑去屋后的树林里寻找。隔壁弟弟因为家教更为森严，无法与我同行。我只好孤身一人，前去树林探险。

多次探险后，有一天的中午，我居然在一片有些稀疏的草丛中发现了一只锹甲。真是不枉我连日来晒的太阳。早就在同院子里的哥哥们口中得知，锹甲钳子的厉害。我仔细观察这支锹甲，我想它大概是被太阳晒昏了头，才会在地上，而不是树上。我观察四周，发现只有橘树叶稍微厚一点。我摘下一片橘叶，塞到甲甲虫的钳子上，防止它突然张开钳子夹我，再将它抓起来，带回家给隔壁弟弟显摆。

后来读了《昆虫世界大百科》后，我才知道锹甲是金龟总科甲虫中一个独特类群。它们身影稀少的原因竟是它们有趋光性，喜好夜晚行动。

说到鞘翅目金龟总科，怎能少了它——金龟子。小时候常见的品种是深绿色、满身油光的金龟子。我们叫它“绿绿（lulu）儿虫”。金龟子呈椭圆形，只有大拇指大小，它的背翅坚硬，浑身散发着一股难以言状的臭味。我们将细线系在它的大腿根部，驱赶着它，让它以为有逃跑的机会，却又离不开我们手中的细线，就可以不停的飞翔。

盛夏时，因为白天气温高，奶奶总会叫我傍晚时，将关了大半天的鸭子赶去稻田戏水放风。“咯咯咯……”刚将鸭子赶出去，就传来啄木鸟熟悉的叫声。是隔壁弟弟正在看中央一台大风车栏目的动画片——《啄木鸟伍迪》。我赶紧跑去看，结果忘了奶奶的嘱咐——天黑前

将鸭子呼唤回家，被奶奶提着耳朵骂了许久。

这时的我就尤其羡慕隔壁弟弟有一对慈祥的爷爷奶奶。我一般叫他们干爷爷干奶奶，干爷爷慈眉善目，看起来温文尔雅，说话也很温和。因为我性格内向，不喜欢跟人打招呼，干爷爷总是主动跟我打招呼，开些恰到好处的小玩笑。干爷爷身体不太好，干奶奶总是将许多活计揽在自己身上。干奶奶总是将给隔壁弟弟买的零食分我一半，有时他家吃包面这些，也会给我端一份。他们的爱，让隔壁弟弟能自由看电视，吃很多可口的零食，还不用干太多农活。

而我家就不一样了，爷爷奶奶的关系一直不好。读过书的爷爷嫌弃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他俩说不了两句话就会吵起架来。受封建传统思想洗脑的爷爷，坚定奉守男主内女主外的准则，即使奶奶身体也不大好，也不帮忙。家里养猪需要的猪草、柴灶需要的柴禾，都是有风湿病和腰痛毛病的奶奶一背篓一背篓地背回家的。爷爷还很抠门，从不舍得给我零花钱，买零食给我吃。家里炒菜除了油就只有盐调味，寡淡得很。我常常想，为什么我的爷爷奶奶的关系不像干爷爷干奶奶那么和睦有爱。我为什么没出生在他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业的变重，和隔壁弟弟的聊天时间从以往的每日一叙变成了初中的每周叙，高中的每月叙。坐在他家的地坝护栏上，我们聊学业、聊时事、聊动画片和电视剧……依然无话不谈。直到有一年，隔壁弟弟家安装了空调，他家成为我们村里第一户安装空调的人家。我们不再一起坐在地坝边乘凉。尤其是，自从我去外省上大学以后，我们叙旧的时间变得屈指可数。再后来，我家搬到县城里，他家搬到邻镇的经济开发区。十几公里的距离，却让我们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即使后来有了QQ、微信等通讯聊天工具，亦只是朋友圈点赞之交。

毕业后的那一年，我陪着爷爷去县人民医院做一个小手术。在与隔壁弟弟的聊天中得知干爷爷身患重病，也在住院。我买了些牛奶等礼品去看望干爷爷。

“干大大（dā da，爷爷的音译），我来看看

你……”一进病房，我就大声跟干爷爷打招呼。多年未见，肉眼可见干爷爷消瘦了不少，但却始终带着微笑，依然是我记忆中和蔼可亲的样子。

“来就来嘛，还买这么多东西。”我将礼品递给干奶奶，干奶奶笑着嗔怪道。“老姐，好久不见哟……”我的到来让病房一下变得热闹了起来。交谈中，得知干爷爷因为生病肠胃不好，我用新学的穴位按摩方式。拉着他有些干瘦的手，帮助他按摩以促进消化。

走之前，干爷爷干奶奶还盛情邀请我去他们在经济开发区的家里玩。我都点头答应。后来却因工作原因，我并未在家久待就到重庆上班了。未曾想到的是，那竟然是与两位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后，干爷爷因为疾病，与世长辞。而干奶奶在干爷爷离去不久，也生了病，与病痛抗争几年后，终是丢下隔壁弟弟走了。奶奶说，隔壁弟弟的爸妈早在他读小学时就离婚了，如今也都各自组建了家庭。上高中后，他成绩不好，也没上大学，现在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我不禁唏嘘不已。

摸完螺蛳的第二天，我请表哥开车送我回老家看望奶奶。从未读过书的奶奶，不习惯在城里生活。城里的汽车产生的汽油味、马路上的红绿灯、家里的燃气灶都让她摸不着头脑；和爷爷生活习惯不同、性格不合，也让她颇为苦恼。我家住在三楼，在一次走错屋后，奶奶执意要回乡下老家。独自住在乡下，还有些许同龄人陪着，她乐得悠闲自在。“奶奶一顿饭能吃两碗干饭呢！”奶奶颇为得意自豪，并嫌弃我一碗的饭量。

如今，腿脚不大好的奶奶，已经不再饲养需要放风的鸭子。以前种着稻苗的田里，要么荒着，要么被留守在家的老人们开垦出来种着蔬菜。偶尔还能听到几声蛙叫，却始终不见它们踪影，大概晚上才现身吧。屋前的橙子树早已不见踪影，原地是一棵隔壁弟弟种的枇杷树。奶奶说，橙树被虫蛀后拦腰断成两截，那些树干枝丫早已进了柴灶。

今年雨水多，枇杷成熟得晚些，树上只零星挂着些许成熟的枇杷，大多都是青中带黄，尚未完全成熟。表哥踮着脚，把有成熟枇杷的树枝拉进跟前，摘下枇杷。侄子看着树梢上散发着金黄色光芒的成熟枇杷，也跃跃欲试，却被表哥以不安全为由拒绝了，并让他待在安全地带。我在旁边看着，不禁有些同情他，现在的孩子们不知少了多少乐趣。我小时候爬橙子树，摘橙子可是厉害得很。

我将在城里买的烤鸭、猪蹄、水果、面包、桂花糕一一拿出来，并叮嘱她哪些不能放太久要先吃。“为了给你买猪蹄，我还被爷爷追到肉铺骂了一顿。”我跟奶奶告状。回家前，我给奶奶打电话问她家里缺什么，我搭表哥的车可以一并带回家。奶奶想用猪蹄炖她挖的那些草药，据说吃了对治疗风湿老毛病有帮助。

爷爷一直沿袭着他的抠门习性。我去肉铺买肉时，他跟着我到肉铺后，问老板：“这个猪蹄好多钱一斤，能不能少点？”得到否定的答案后，指着我大声说道：“猪蹄除了皮都是骨头，比肉还贵，你这是把钱往地上定（丢）。”还当着肉店老板和其他顾客的面将我骂了一通就走了。好在出来工作多年，脸皮已经厚了不少，不然这不得当场委屈的哭出来。肉店老板问我：“这是你的谁呀？”“我爷爷。”我哭笑不得地说。他安慰我说，“老年人都是这样，节约惯了。我老汉儿也是这样。我们家还卖肉呢，吃排骨都要遭说。”

没待多久，因为表哥的行程，我们提出要离开。奶奶将攒了许久的鸡蛋拿出来，送给哥哥姐姐，感谢他们送我回家。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 / 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 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 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了……”回程的路上，我翻出这首最近常听的歌。轻快的伴奏，可爱的童音，配合主唱清爽的歌声，让人听起来就会心情大好。望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橙子树，我在心里祈祷：希望家乡田里的那些小青蛙，没有我的保护也能活得好好的。

吃辣

●唐御伦

我是重庆人，但吃辣却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辣是一种疼痛感，没谁一开始就喜欢。我吃辣是因为家里每道菜里或多或少都有辣椒，没得选。第一次觉得辣椒好吃是辣椒舂皮蛋。在园子里采摘一把颜色淡绿的嫩辣椒洗净，铁锅烧辣，不须放油直接下辣椒煸炒，待外皮略微焦糊撒几颗食盐出锅。刚出锅的烧椒和皮蛋（皮蛋最好用蛋黄还未干的）一起放入舂钵捣碎，此时辣椒的焦香正好、清香本味未失，再与捣碎皮蛋风味充分糅合，微辣与淡碱相得益彰。母亲见我喜欢这道菜，在辣椒嫩的时候便时不时做一回，我也成为了舂辣椒的“专家”。

天气变热，辣椒也红了。红辣椒洗净晾干水气直接浸坛子（泡酸菜）是农村常见的做法。我不知道在辣椒入伙之前，西南地区的泡菜是什么情形，但可以肯定的是泡辣椒在泡菜界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因为日常佐饭的泡菜可以没有辣椒，但泡菜却不能没有辣味；做鱼可以没有辣味，但鱼香肉丝却不能没有泡椒。母亲是普通的农村妇女，没学过厨，做菜全靠摸索和直觉。而我家的菜谱里，只要有辣味的菜必有泡椒。由此看来，泡椒的江湖地位的确超然。有一道叫做“碎米肉”的菜我格外喜欢。做法很简单：肥瘦搭配的肉剁沫儿，泡豇豆切颗，泡辣椒切碎米大小，锅中放少量菜油烧热，

下肉沫煸炒，几滴酱油上色，泡豇豆、泡辣椒下锅翻炒，待泡豇豆水气稍干飘出香气即可出锅。我小时挑食，但有这菜可以多吃一碗饭。于是，每次放假回家，餐桌上几乎都有这道碎米肉。

盛夏刚过，辣椒就要过季了。地里的辣椒开始成片的红，要趁着天气好把辣椒采摘回来晾晒。过几个大太阳，只要轻轻一晃辣椒籽哗哗作响，轻轻一搓就稀碎的时候，便差不多了。一部分干辣椒装袋作为平日做菜的辣味储备，一部分则做成辣椒面。剪掉辣椒把儿，放进石碓窝，再用一张纱布盖一下，这样舂干辣椒不会飞得到处都是。辣椒渐渐碎了，辛辣的味道通过辣椒粉尘四下弥漫。辣椒面我是不喜欢的，我妈也应该不喜欢。因为即或用纱布盖住了碓窝，她依然被辣得眼泪直流。不忍心母亲这般难受，便劝她不要做了。她说，自己舂的辣椒面香些，你那些舅舅叔叔哪个不说我做的辣椒面好。油辣子是辣椒面的升华，红彤彤的辣椒面用滚菜油一酥便成了。年纪稍大才发现，凉菜必须要撒一搓辣椒面或是来一勺油辣子才算有灵魂。

辣椒变成干辣椒并不是终点，只是它千变万化的起点。老家梁平是重庆的远郊区县，在2001年前后我读高中时，县城的火锅店只有寥寥几家，价格也不便宜，我等穷学生自然无福



消受。一家米饭香的饭店倒是同学聚餐常去的。那家店的招牌菜正是毛血旺，麻辣鲜香，特别是临上桌前淋的那一大勺滚油，将大把辣椒壳子和花椒的香味激得满间饭店都是香喷喷的。火锅的辣和毛血旺不太一样。毛血旺重香不重辣，火锅却是香辣并重。火锅的味道主要在于底料。底料里除了不同种类的辣椒壳子，还要加入糍粑辣椒、青红花椒、中草药等。待数种佐料在牛油中炒制熬煮数小时后，牛油充分吸收了辣椒的辣味，又融合了各味香料的香味，火锅底料才算大成。火锅汤底我建议选微辣，在红油汤底的翻滚中辣椒和各种香料的香味还会不断激发，所以不能太高估自己。当然，知晓这些关于火锅的知识还是在重庆工作后的事了。

吃辣要吃出新境界就必须跳出地域的藩篱。在部队十几年的经历，恰巧给了我开拓眼界融会贯通的契机。部队是个大家庭，大家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各地美食也走到了一起。部队的各级军政干部和炊事班的同志共同肩负着管好伙食的责任，然后天南地北的辣椒菜式，比如小炒肉、辣子鸡、尖椒兔、虎皮青椒、剁椒酱、生拌青椒等等，都端上来食堂的餐桌，极

大丰富了我的辣椒菜谱。有时馋嘴了，身怀绝技的战友还会下场实操。事实证明，湖南人吃辣是绝对的实力派，辣椒在他们眼里真的只是一道菜。青椒洗净过开水晒干做成白辣椒，放坛子里腌制保存，想吃时抓一把炒猪肉、炒腊肉、煮鱼、炖红烧肉都可以。青红朝天椒剁碎放小玻璃罐，再撒上少许盐，封盖放阴凉处，一两天后轻微发酵消去了辣椒的生味又未发酸，辣而不燥，一口剁椒一口饭，正好。最惊艳的还属湖南籍老政委带来的烧椒汤。做法非常简单，把烧海椒加油一炒，放姜蒜米烧汤即可。第一次看见一钵汤仅有数根烧青椒时，我一时间惊骇莫名，但很快就醒悟了过来。试着喝一碗，还真是通透！

混迹江湖多年后，辣椒已经很难吃出新意，自己也早失去了闯荡的锐气。母亲常年服药，肠胃变得非常脆弱，对辣毫无耐受力，因而家常菜便多了些食材的本味，少了些辛辣。只是每次回家，母亲仍会把我曾经爱吃的菜做上几道，比如辣椒春皮蛋、碎米肉、尖椒回锅肉。菜微微辣，总让我想起小时候，一边享受母亲的慈爱呵护，一边小心探索着新的世界。

父亲的遗憾

●赵 琴

窗外，一轮落日徐徐坠入时间的深渊。

正当四周暗下来的时候，一抹斜晖爬上父亲的病床，将他异常苍白的脸笼罩在最后的微光里。透过婆娑泪眼，我仿佛看见父亲的生命之花正慢慢地，慢慢地枯萎……

忽然，父亲低声嘟哝了一句什么。

“爸爸，”我俯身向前，凑近父亲罩着呼吸罩的脸，“你想说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不再说话，只是睁大了他的那只独眼瞪着我，眼神空洞而呆滞。许久，才艰难地、断断续续重复着一句模糊不清的话语。终于，我听清了最后两个字——

“……读书！”

这是父亲临走前，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当那句不成句的话飘入耳际，我瞬间明白了它的所有含义——它是父亲今生都无法释怀的遗憾啊！

一轮落日在江面拖着彗星般的长尾巴，闪着粼粼金光，向西旖旎而去。

放学回家的途中，江风拂面而来，吹散了盛夏的暑气。远远望见我的家——坐落在长江边的一排灰砖平房，安静地沐浴在黄昏的夕阳中。

身披霞光的父亲，正坐在屋前修补他的渔网，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兴冲冲地往家里飞奔。

“爸爸！”我按捺不住兴奋，急需跟父亲分享我的好消息，期待他兑现曾经对我许下的承诺。

“洗手，吃饭。”父亲抬起头，瞥了我一眼，用低沉的口吻说。就在目光匆匆交织的那一瞬间，又一次从父亲看似平静的表情里捕捉到他眼底一闪而逝的忧伤，让我那颗极敏感的心，陡然不安起来。视线随着父亲粗糙的双手一起一落，最后落在湿漉漉的破旧渔网。仿佛闻到了一股生厌了的炸鱼味，我不由皱起了眉头。久居江畔的父亲，除了网鱼，似乎没有其他爱好。

父亲放下渔网和梭子，站了起来。

刹那间，我的心如鼓一般狂跳起来。望着欲转身而去的父亲，我为自己的羞于启齿而恼恨不已。

“爸爸……”怯怯的一声呼喊，绊住了父亲的脚步。他转过身来，一脸疑惑又凝重地看着我。我涨红了脸，躲开了父亲的目光。

犹豫了很久，似乎半个世纪那么长。我最



终还是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将期末成绩单和我人生中的第一张奖状送到父亲面前。

父亲盯着我足足看了好几秒，才犹疑着接了过去。他低下头，目光停留在成绩单上。

我忐忑不安地窥视着父亲。

盛夏的傍晚，即将落幕的夕阳如烛燃烧，微光映亮了父亲汗湿的脸庞，渐渐驱散了他眼里的沧桑、忧伤和浓浓倦意，紧蹙的眉头也跟着舒展开来。

“哎……”伴随着如释重负的一声轻叹，父亲喃喃低语，“我还以为……”

听见这句话，我满心期待地望着父亲，希望他记得曾经许下的承诺。如果他忘记了，我该怎么提醒他呢？

父亲将叠在成绩单下面的奖状抽了出来，抖了抖，展开在夕阳下，非常认真地看着。

蓦然，父亲瞪大了眼睛，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我无比震惊地发现，早已消失了的的笑容，此刻正在父亲的嘴角绽放。

父亲竟然笑了！

当久违的笑容在父亲脸上重现，我激动得想落泪。恍惚间，又回到了那段快乐时光——

那时候的父亲很年轻，特别爱笑。我喜欢他笑起来的样子，比世界上所有的父亲都要好看。

只是，在经历了和母亲的那场婚姻变故后，父亲的笑容就迅速地凋谢了。

“说吧，”父亲仿佛看穿了我的小心思，开门见山地问道，“想要啥奖励？”

我惊诧地望着父亲，竟一时无语。

“你以为，爸爸忘记了？”父亲说着，嘴角勾起一抹清浅的笑意。他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的模样。“爸爸曾经承诺，只要不被学校退学，就奖励你们姐妹。何况，你还送给爸爸这么意外的惊喜。说吧，你想要什么？”

“我……”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父亲轻轻叹了口气，“当初……”

父亲的欲言又止，让我想起了当初转学的难堪往事，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十岁那年，父亲将失去了母亲，由祖父抚养的我和妹妹接到了他工作的城市。为我们办理转学的时候，因为我和妹妹的转学考试成

绩太差，校长拒绝我们入校就读。我和妹妹不得不休学半年。后来，父亲几次三番找到校长交涉、恳求，校长才勉强同意我和妹妹试读一年——如果学习跟不上，将劝其退学。

从那时起，笑容就从父亲的脸上永远消失了，只葳蕤地长满了失望和愁苦。

父亲的笑容，从此只在我的梦里固执地绽放。

对我来说，父亲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好的奖励。还有什么奖励，比父亲的笑容更让我渴望的呢？而我努力学习，不就是想用优异的成绩换回父亲的笑容么？

可是，当父亲的那句话被风轻轻送进耳朵的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首先蹦出来的却是一套课外书籍。

它，已经蛰居在我的心底很久很久了。

新学期伊始，学校会替学生代订各类报刊杂志等课外读物。这对喜欢阅读文学书籍的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但我也十分清楚，拮据的家庭供养不起我“奢侈”的爱好，因此也从未向父亲提出“过分”的要求。我耐心等待了课外书籍的同学们看完，再找他们借。但是，拥有自己的文学书籍，就像是埋在内心深处的一粒种子，时不时地蠢蠢欲动。

父亲的那句话，在我的内心掀起了疾风狂浪。我仿佛看见一套唾手可得的文学书籍正在向我招手。

随即，我又扭扭捏捏地将头埋得更低，为自己的自私念头而羞惭不已——自从母亲抛下我们远走他方，父亲既当爹又当妈，独自拉扯着我们姐妹二人艰难度日。我怎么好意思跟父亲开口呢？

“没想好？”父亲安静地等着我。

我抬头望着父亲的眼睛，笑意在他的眼底流淌，为我注入了莫名的勇气和力量。我用尽所有的力气，用蚊子似的声音，语无伦次地说，“我想……呃……嗯……订杂志。”

父亲的笑容冻结了，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父亲将视线从我的脸上移开，拿起成绩单和奖状，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最后像下定决心似的，重重点了点头，说，“只要你继续努力，为爸爸争气，以后每学期都给你订。”

那个暑假，我和妹妹被送回乡下，和祖父度过了两个月的快乐时光。直到新学期开学，才回到父亲身边。

晚上，我在书桌前收拾书包。书、文具盒、暑假作业等悉数塞进去，最后将一叠零碎的钞票卷好，慎重地塞进书包的内兜。

明天，就可以用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奖励订阅我人生中的第一套文学书籍了，想想都觉得好激动。我将钞票又拿出来，在灯光下仔细翻看，仿佛它们就是一页页浸满墨香的书籍。但是……我却嗅到了钞票里有一股淡淡的鱼腥味。猛然想起，晚饭后，父亲将学费和课外书籍订购费交给我，一脸喜色地说：“这段时间，你们姐妹不在，我正好过足了网鱼的瘾，收获还不赖，卖鱼的钱足够你们这学期的学费和杂志费了。”

第一次觉得，父亲的爱好还真不错。

突然，窗外飘进来一股熟悉的鱼腥味。我抬头，望见父亲披着一袭月光，正在整饬他的渔网。

“爸爸，又要去网鱼吗？”

“太热了，还是江里凉快。”父亲一手将渔网扛上肩，一手提着塑料桶。

“爸爸……我也要去！”我对网鱼突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丢下书包，跑了出去。

“你和妹妹早点睡觉，记得关好门窗……”父亲已经走了，丢给我一个远去的背影，和一声叮嘱，很快消失在月色的暗影里。

我失望地关上门，发现门后的角落里堆着一堆湿漉漉的衣物，同样散发着潮湿的鱼腥味。

父亲网鱼的瘾可真大！

许多年来，那个承诺一直成为我和父亲点亮彼此生活的热情和希望。成绩优异的我成为了父亲的骄傲——从当初学校拒收的差等生，逐渐逆袭为优等生，并担任了班干部；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多次评为校级“三好学生”；小学五年级，由学校推荐，我荣获区级“优秀班干部”的称号。

父亲则信守诺言——我的文学书籍订购从未间断。不仅如此，只要是学习上的需求，即使家里再穷，父亲都表现得相当大方，有求必应；还用微薄的收入给我买补脑营养液；为了

我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学习，甚至不再让我做家务。

只是，父亲网鱼的瘾越来越大，也更加忙碌。特别是夏季，下班之后，父亲几乎不休息。除了买菜做饭，总是扛着补了又补的渔网，匆匆赶往江里、河里、湖里。

每逢暴雨天气，父亲的兴致更是高涨——上身雨衣，下身短裤，天不亮就出发，冒着暴雨去涨水的河沟里网鱼。当然，那个时候的收获总是最丰。有时候卖不完，父亲做成炸鱼给我们吃。久而久之，我和妹妹看见炸鱼就紧皱眉头。

初中毕业前夕，父亲参加了最后一次家长会。

“你将会成为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这是父亲回来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语气是那么的笃定，神情又是那么的骄傲和自豪。随即，他传达了班主任吴老师的话，“只要你保持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考上重点高中就胜券在握！”

那个微风轻扬的初夏傍晚，异常兴奋的父亲竟然没去网鱼，而是第一次和我讨论起了我的中考，和对我未来学业的规划。

“可是……”我为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能否供得起一个大学生而产生了怀疑。

“不用担心……有爸爸在！”

一羽夕阳，轻飘飘地从窗外飘进来，落在父亲笑意盎然的脸上，也跌进他熠熠闪光的眼里。迎着光，我猛然惊觉，不知何时，父亲已被刻下了岁月的烙印——眼角爬满皱纹，两鬓侵染了白霜，身板也不再挺拔。是生活的重担早早地压垮了父亲的脊背，我无比心酸，却又无能为力，不知道如何替他分担，唯有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为摆脱苦难却从未放弃过希望的父亲，我一定要努力学习。

不辜负，才是对父亲最好的报答，和分担。

我和父亲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并笃信那一天终会如期而至的时候，意外的灾难却提前降临。

那一天，我正在上课。

班主任吴老师将我 from 教室里叫了出去。从

他无比沉重的表情，我猛然意识到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但是，我不敢问。

“你爸爸受伤了，在医院……”吴老师打破了沉默，安慰似的拍了拍我的肩膀，将我交给了一位神情凝重的中年男子——他是父亲的同事。

顿时，脑海里一片空白。

深深的恐惧勒住了我的喉咙，我无法开口询问关于父亲受伤的任何细节，包括伤情。瞪着一双绝望而无助的眼神，最后看了一眼无声叹息的吴老师，我跟着父亲的同事离开了学校。

一路上，心情异常沉重的我默然无语，跟着父亲的同事顶着烈日走了很长的路。仿佛去医院的路，漫长得没有尽头……

在医院，我见到了昏睡中的父亲，肿得变了形的脸缠满纱布，只露出一张嘴，鱼唇似的一翕一合，从喉咙的深处滚出一阵阵低沉如叹息般的鼾声。

“你爸爸太困了……”病房里照顾父亲的同事，将我拉出病房，悄声告诉我，“从抢救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嗜睡中……”

从他隐晦的谈话中，我明白了——从事铁路扳道工的父亲，由于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休息，工作时因极度困乏而发生了严重的工伤事故……

那次工伤事故，永远地改变了我和父亲的命运——父亲被火车撞伤腰椎，而且永远失去了左眼；陷入深深愧疚和悔恨中的我，也中考失利，最终与重高失之交臂……

后来，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我放弃普高而选择了能够尽快就业、替父亲分担生活重担的技校。没想到，这一决定却成了父亲一生的遗憾。

“……读书！”这是父亲临走时，留在人世间的唯一的遗憾。

我那苦难的父亲啊，竟然被那个遗憾折磨了整整三十年，即使走到生命尽头，也依然无法释怀。

每每想起永隔天涯的父亲，那句话就在耳边回响，在我的心里涌起无尽的悲凉……

一起向未来 (组诗)

——写给北京冬奥会

●艾 美

(一) 立春

时光流转
雨水，随风入夜，润物无声
古老的廿四节气
在进行一场别样的倒计时
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在5、4、3、2的欢呼中溜走
1、Beginning of Spring
立春，被定格在
中国，北京
杨柳微风，穿过京城的大小胡同
穿过冰雪霜冻
所到之处，繁花满目

(二) 鸟巢上空的迎客松

隆冬里的寒冰

被饱满的热情消融
黑夜中的烟火
伸出友谊的手臂
以开怀、大度的心态
以雍容、华丽的姿势
在夜空中招展
来自远方的宾朋啊
你可知道
那鸟巢上空的迎客松
不只在今夜，璀璨

(三) 文化自信

我不再需要告诉你
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文明
哪一段最精彩
此时此刻，我只想牵你的手

来吧，我们一起向未来
世界只是一个广场
我们踩着春天的脚步舞蹈
看那清澈的黄河之水
从天而降
干净，是剔透的冰立方
只等一个吉时
那玉般雕琢的五环
便破冰而出
汉字是最美的文字
一撇一捺都代表
一个国家的出场顺序

（四）回家的意念

雪绒花开在故乡的北面
在春风中随意奔跑的鸽子
哼着欢快的曲儿
心中的明灯
每一盏都是家的模样
一只迷失方向的鸽子
在黑暗中彷徨
所有温暖而又期待的眼神
齐齐看向

东南方
举着鸽灯的小姐姐
牵住落单的妹妹
踩着点点星光
回家，不可分“鸽”的意念
如星光一样灿烂
如雪花一样耀眼

（五）烈火·微光

所有的人
都在等一场烈焰
谁料想简约的微光
才是这场盛会的精彩
每一片雪花都各不相同
每一片雪花却都带着微光
慢慢地靠拢，慢慢地聚集
最后，汇聚成一朵人类的雪花
托起奥林匹克的主火炬
那赤焰就在大雪花的中央
以星星之火的势态
所有人都记住了
北京，冬奥
不点猛焰，微光燎原



阿里组诗

●何 鸿

在科加寺

黄昏的阳光依然炽烈
大风翻腾着经幢
孔雀河向山下奔流

我们走过田野
在雪山环绕的普兰
见证丰富的寂静

寺里诵读的喇嘛
盘腿而坐
或笑着收起唐卡

那些被展示给信众的珍宝
被一一拂平
然后小心地卷藏

走进黢黑的转经暗道
平生的喧嚣
都成为过往
回到酥油灯照亮的殿堂

仿佛已走过了一生

古老的壁画
绿松石和灰珍珠
震撼，如寺庙顶上
对跪的金羊
低头，向群山，
向天空述说

当我们依次离开
在殿堂门侧的木椅
绣着莲花图案的棉垫上
诵经的上师微笑着
示意我们近前

他在每个人手心
放进一枚小小的金色的挂像
恍若放下
一道静寂的神谕

啜一口班公湖的水

悄无声息的蓝色
用无数支魅惑的手指
捉弄着，吸引着你

没有太多的色彩
就一片
蓝

这一片
蓝
是无数的蓝
湛蓝，澄蓝，深蓝
淡蓝，灰蓝，青蓝，黯蓝

啊，这么多
浅浅深深
深深浅浅的纯净

是的

只是一片纯净
与色彩无关

关于蓝
关于白
天与地的吻

以深情的云
以恢宏的云
以浩瀚的云

那毫无杂质的斑斓里
蓝色的钢铁和班头雁一家
在湖面列队巡游

哎，让我喝一口班公湖的水
那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倒映着白云和雪山
也倒映着祖国宁静的一天

斯潘古尔哨卡的马碑

最后一声长啸
不是你的鼻息发出
是抱着你颈脖的战士

年轻的战士
那深陷的双眼
冰裂的嘴唇
吼出你生命最后一声嘶鸣

为了守护疆土
一寸山河一块松动的岩砾
一朵戈壁上冒出的蓝莲花

一曲江南烟雨
在手机里

在我们共同前行的
山路上
雪地里

从白天到黑夜
你跌倒了多少次又站起来
累得喘不过气
凝结的冰渣封住了
鼻孔和嘴

战士用自己的面罩为你遮挡
拿自己的帽子，为你戴上
还有记刻的石碑
为你，和他的记忆

白云投下的黯蓝阴影

碧空万里，云朵像是
洗透的浮萍
山脉，在游走
一条条绿色的鱼
白色的水草延展在谷底
在山峦的脊梁
云层投下的影子

融化了干枯的崖壁
古老冰川的语言
也在融化，一条张牙舞爪的
章鱼
捉住飞过的
银色机翼和金色的油菜花田

藏羚羊

刚一张口
就被海拔 5000 米的达板横风
捂住了嘴
沙砾或是雪粒
在穿骨的寒气中
占领额头和双手

交通大队的战士
握着铁楸在雪山下
纳木那尼温柔而冷冽的注视下
比朝霞还要夺目的红旗噼啪作响

跑过来敬礼的队长
取下太阳镜和护头罩

对着我们倔强一笑
双眼周围的皮肤
被恒久不变的高原光
染成一圈白色眼镜的形状

我目瞪口呆地打量
仿佛发现一头稀有的藏羚羊
哦，不
这样的战士有很多
在雪山上下
就像远远地停止了奔跑
转头，朝我们凝望的
那些高贵的羚羊

玛雍木错的湖长

蓝色，白色，灰色
灰黄，灰褐
闪亮的石头，道路
电线塔和路边的垃圾桶

我们看不到一个人的身影
纳木那尼脚下的山庄
经幡与寺庙
戈壁上流浪的藏狗
肥壮的野驴
飞翔的斑头雁

我们看到骆驼刺丛中

你留下的标识
“保护野生动物”
你一路收走的垃圾袋
你巡视，并躲过的狼毒草

顶上的白云
像你喂养的那只藏狗
柔软如新下的雪
顽强如石上的风

圣湖畔满坡生长的石头啊
那是你无人知晓
却熠熠生辉的名字

白云下的玛旁雍错

风吹过雪山
吹过普兰
吹过我们告别的泪水

那山的臂弯
那绣着名字，浸泪的手绢
投影在忧伤的眼波里

神山在遥远的天边
湖畔尽头
大地挥舞着
深情的丝头巾
那凝固的美
镶嵌在记忆深处

如镜面的宝石
一颗雪白金刚钻般的泪珠
在天地之间
流淌的时间何时才能停留

永远无法停留
连这山与湖也无法永恒

湖湾的风也在沉默
不要留下任何话语
将山里湖依存的
时光流走吧
唯有消失的
才能永恒

强拉山口

临走，要上强拉
 5200，从简陋的哨卡
 盘山而上
 褐色的山谷
 新筑的公路
 薄薄的，似有一层绿色的雾
 是地衣浅浅的绿苔，覆盖了
 些许土壤

山腰转弯处
 眺望山谷
 远处又有巍峨的雪峰屹立

纳木那尼啊，纳木那尼

在云雾过后
 露出庄严的尊容
 云层如洁白的哈达
 献上那连绵的圣洁雪峰

苍黄的强拉垭口
 守护着，捍卫着
 那看不见的风暴
 随时可能袭来
 脚下融化的冰川
 岩石，植被
 牧民的牛羊
 都如此微小而珍贵

哨卡旁的土屋

一位瘸腿走来的守卡人
 迟疑地打量车牌和身后
 夏日山巅的白云与残雪
 缓缓流动
 肉眼几乎难已看见
 碎石与岩层也在融化
 滚落在新通的公路上
 或者小道上
 那些亿万年的石块
 像树叶，贝壳
 或者一把斧刃
 光滑入刀削般
 流淌在三间的积雪
 和再也无法上行的越野车
 我们徒步向山巅
 攀爬，踩在碎片
 和落石上

踩在冰雪上
 褐黄色的迷彩服在升高
 石缝里的骆驼翅上
 冰雪融化
 印有红十字的军用急救箱
 在雪山顶上游动
 那里有界碑
 有绽放的黄色顶冰花
 有冰冷的山风
 和突然松动的巨石

我们站在坚实的国土
 冰川缝下
 冷峻的山雾
 从对面，从那庄严的
 贫瘠之地
 飞涌而来

雪壁下唯一的生命

那是绝地
海拔 5000
千年不化的冰川
盛夏也不能迎来
春天的绽放
艰难流淌的风
远看似有，近看
却无一抹绿
我们放弃寻找
无心寻找
所有喘气和能量
只为征服那纵横的雪峰

空气稀薄得让人眩晕
彻骨的寒风

却紧张出万丈冷汗
我们紧贴地面
沿着脚印沿着深陷的雪窝

雪岩铺开，像金色的沙滩
就在这高高的强拉山口
发现了一朵娇媚的春天
是的，在盛夏的冰山上
在金色的雪地里
在滚落的乱石岩腹间
仅有的一朵
鹅黄瑟瑟的花朵
在飘渺的山中大雾之时
顽强盛开成
一个春天

高原离别

那紫色的晨曦，或晨雾
扑面而来的大雨如注
遥远的电线杆支撑着天空

雪山俯瞰
田野沉寂
那天地间闪烁的光
在山腰的褐岩与白石之间。五彩的霓虹显现

我要离别这高原之子
这雪山之子
这大地之子
这圣湖之子
这草原，这寺庙
这河流，这道路
这飞溅的石头
这孤独的牧人
这深邃的星空与古老的王朝

来路与归期 (组诗)

●郭吉平

归 情

风中事
就能随风而去吗

况且 我尚在风尘
来时 风情的来路不明
归去 风雨的归期未定
皆是因风而起
尘缘哟 我且醉你一场宿醉
宿你一生宿命

总之 无论前往还是转身
我猜 我的迟疑里
早就灌满了风声

背离又能如何
歧路又当何论
其中皆有我曾路过的风景

隔着念想
莫非也算是殊途
心与心何处可以交汇

或许 就在此刻
我山高水长的凝望
自有内在的灵性
但不知能否去拴住
那片隔着往事的晨昏

年 想

不必追问风雨的来意
来时的忧喜
先前皆有暗示

目光深陷的年轮
不能自拔的身世
在伞下要撑起
岁月的另一番构思

灯彩总迷离
光景也很迷离
飘泊是一个多么轻浮的词

一片居无定所的云
早把风雨当成命定的羁旅

无所谓归去来兮
而就在这当前
冬春交替

而又仍未交替
远方的雪
像想像中的白纸
季节的画风
太过隐密
常把笔触
交给了诡异

唯有心思委婉
已无须叹息托寄
早将俗缘嵌入际遇
清寂与喧嚣
正迷幻般呈现
并同时潜伏在梦里
待明朝醒来
谁能料到
睫毛上能漫延出
多少生趣

吃 雨

佳节何以沉浸
那么轻柔的夜色
就徜徉在
眼前的红湿处
寒气似乎犹在
最后的节气
和最新的时令

灯彩兀自伴着
这一湖朦胧的私语

而如此煽情的今夜
多了些想望

眉眼中闪动的
也不过是光阴里
一小撮放纵的流光

乍看都是缤纷
但伞下依然清寂
只是琴心正在打开

仿佛有人聆听
跫音溅起的冷雨
已经敲出
很轻 很轻的
新春别韵

梧 春

好光景需要慢生活
就耐着性子
去随慢的趑趄
就由着心思
去作慢的消磨

正月才刚开头
冻土还未解冻
花事还在酝酿
料峭的风中
还有梅影婆娑

再说 这天气还阴晴不定
时不时的冷雨
告诉你 冬装暂且莫脱

高天风云际会
大地忽而有暖气微微
不妨再稍等片刻
等春晖路上的春晖
如期而至
丰沛的阳光
照得你浑身暖和

那就让我们暂且
捂一捂身子
捂一捂想法
一如静待花开的样子

然后 让明媚去肆意涂抹来日
去兑现那个
曾藏在心里的承诺

涧 中

我极力打捞
春天的记忆
流水潺潺的声音
细小的
被稀释过的温情

没有人能听懂
风中的追问
嶙峋的光景下
有几只雀鸟来访
叽叽喳喳的耳语
打破下午的宁静

而我顾影自怜的沉默
已悄然汇入涧中清流
然后顺流而下
让眼波划开水纹
去触动几分春色

或者流韵

空气中仍有几丝燥热
花枝乱颤的三月
莫测的沉闷和白热
光影混杂成日子道白

明艳来不及追捧
和熙也未曾与旧梦作别

一切无须过渡
一切都匆忙如故
就如同这一汪涧水

挽我千千的心结
岁月无解的死结
它日夜不停地带走
我内心仅有的固执和清白



艳 遇

时令至此
每一桩桃色事件
可能背后都有疑点

桃花流水的三月
那么好的天气
风情撩拨芳心
又暗自与人面寒暄

不必迟疑张望
也用不着左顾右盼
风信子捎来的口信
像绯闻
漫天地飘舞
不停在耳畔轻叹

真情假意
信不信由你
春天那点小心思

动不动就红脸

这一路还是那么眼熟
这一朵还是那么腼腆

东风何只无力
怪只怪用情太深
短暂的经历
经历的短暂

为明媚
仅一场爱怜的邂逅
不知谁又伤了谁的红颜

花事当前
心事繁艳
如此灿若桃花的一瞥
终归化为
擦肩而过的黯淡

春

●张灿华

你去年不是离开了吗
去而复返
而且梨花带雨
满脸泪痕……
是那和煦的风
将你的心抓紧
或是那奔跑的小溪
掀起的阵阵欢腾
还有
剪不断的乡情
乡音
放不下阳光的明亮、温馨
留恋这片朴拙的土地
所有的一切真实、自然
干干净净

难道，你梨花带雨
是为了重洗新容

盛开在草原里的红玫瑰（外三首）

● 林大钧

那一夜 绿色的草原也披上了崭新的红装
只为一对新人的到来将红玫瑰灿烂盛开
层叠弥漫的洁白婚纱
在草原上翩翩起舞
骏马奔驰 那是英俊挺拔的新郎手捧红
玫瑰
追逐着前方羞涩含笑的美丽新娘

宁静的草原那一夜沸腾了
山盟海誓 心心相印
悠扬的牧羊曲
在星空灿耀的夜晚中
见证了一对情深似海的新人
从这里起步牵手人生
红玫瑰 芬芳流溢
前程似锦盛开在彼此相爱的人生道路上
草原上永远流传着动人神话
人间天堂总是爱情向往的地方

红玫瑰 那是有情人的心灵撞碰
热烈的火花染红了玫瑰
一生相爱 白头偕老
辽阔的草原 那是最初扬帆起航的座标
优美的风景永远盛开在彼此相爱的心里
相隔千里的巴渝大地上
亲朋好友们的衷心祝福
也永久驻守在草原那不眠的夜晚里
红玫瑰 在掌声和点赞中
又一次红艳艳的绚丽开放

草原之夜永远不会忘记
漂亮的新娘潇洒的新郎
手牵手共奔未来的美好情景
红玫瑰 那是刻骨铭心永远铭记于心的
爱的符号
……

小镇记忆

瓦舍，小桥，人家
绿树与流水环绕
灿烂的星光闪耀
像美丽的传说
感动无数的目光
在熊熊燃烧中散发光彩

饱经风霜的足迹
苍海桑田的记忆
一代又一代人的劳作
放射而出的光芒
辉煌了今夜的星空
温暖父辈们日夜追求的梦想
日夜思念的小镇呵
满载童年的欢歌笑语
还有那色彩斑斓的风景

纯真朴实的青山绿水
坚韧不拔的品质和力量
小镇的记忆满是欢乐
悄静的伏在月光下
缓缓流动
那是回归大自然的真情释放
如今的小镇
在突飞猛进的变迁中
古朴中透露繁荣

小镇的记忆静谧得
像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任想像在小镇的诗情画意中
照亮我们的心灵
在奋进中勇往前行

五 月

走进你的五月
冰冷冷的思绪还夹杂着刺骨的记忆
在一阵江风的抚摸下
温暖复苏 重新绽放
五月 如此灿烂的笑意
将冰封多日的情怀
用酒融化 大地也一片生机盎然

百花齐放的五月呵
醒后的人们开始踏青探花
美丽的梦想也随着风筝一起飞翔
温柔的风和暖暖的阳光
终于可以将
那些包藏已久的伪装
和娇装打扮的乖巧
在五月阳光的照耀下

收敛锋芒 初心回照
五月 不必精心的包装
就像大地上的泥土芬芳
没有鲜艳 没有欣赏
我们也孤芳自赏
就像小草的顽强
生生不息 茁壮成长

五月的风彩
那是雨后的彩虹
短暂却又非常的精彩
那是人到中年的醒悟
哪怕一无所有
也无怨无悔
淡然回味 悠然流淌

喝二两

喝二两 选择在静静的夜里
怀揣满腹的星空
透明的往事 易碎的心
男儿有泪不轻弹
前呼后拥的风华岁月
忧伤沮丧的风雨兼程

喝二两
人生如戏 岁月如歌
空空的酒瓶
像我们来去的人生
悄悄的来 静静的走

喝二两
那摇曳着的梦中往事
和抹不去的忧伤记忆
半醉半醒 人醉心明

醉梦中
长江边上的那位女子
还是弹着那把珍藏已久的二胡
酒瓶和酒杯
还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二两酒里
是故事中翻滚的滔滔长江……



石头上流着两条江

●董宝渝

在一块大石头上
 两条大江淌出两道河床
 自西而来的天上之水
 一路向东从未停止欢唱
 唱着唱着
 叫做嘉陵的姑娘
 忘情地扑进叫做杨子小伙儿火热的怀抱
 于是这里有了生灵的足迹
 有了第一个用着栖息的岩洞
 飘起了一缕袅袅的炊烟
 江边石滩被殷红的火焰照亮
 烧成了用作汲水印满了指纹的陶罐
 制作了石斧和木头鱼叉
 毛竹的筏子确定了最初的渡口
 自此行舟有了来往的航向
 石壁上用线条和图案
 开始刻画出一个个传说的由来
 跌宕起伏的石头山
 有了高亢秀美的歌谣
 夜雨浸润着一首首远古欢唱怕的诗行
 一声声婴儿的啼哭
 唤起一个个红彤彤的太阳
 后来
 后来
 在这两江三地 绮丽的一座座坡上
 有了更多的岩洞
 房屋，
 飞檐，吊脚，石砌，绳绑
 渐渐在石头上雕琢出一座城
 在江水的催促和岁月的磨砺中
 演绎成山城最初的模样

黄桷树盘根错节的根须
 在石坎边替代了往日的青藤
 一条条石梯坎从坡上滑向江边
 一条条石梯坎又从江边爬向坡上
 一日复一日
 一年复一年
 梯坎上拥挤着赤足
 扁担，棕绳，背篓，箩筐
 刻出历史一道道痕迹
 江上舟楫穿梭白帆昂扬
 船家号子揉进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一路向着大海奔向远洋
 把生活的艰辛坦露给世界
 把苦难和抗争谱成一首首飘泪的歌谣
 钢钎和铁锤在开山劈石中
 把艰苦的劳动号子
 吼的那么凄美如同霹雳震天响
 有时又像清风细雨般吟诵那动人的诗行
 阳光下赤裸的汉子
 将高高抡起的铁锤
 向着岩石缝隙里的钢楔子砸下
 古铜色健硕的体肤汗珠流淌在石头上
 汇成一条小溪流入大江
 这里是一块大石头
 两条大江从上面穿行
 江边没有柔软的沙滩
 江中的石岛那叫
 一外梁
 二外梁
 三外梁
 ……

黄帝故里情 (外三首)

● 吴文波

眼前一片枣林，
宛如梦里秘境，
捧起一把中原土，
心中澎湃华夏情。

中原之中，根之所系，
宝鼎汉阙辉映日月光明。
轩辕桥上，万千思绪，
好想摸一摸当年耕耘的犁犁。

身边洧水流淌，
唱着生生不息。
喝上一口智慧泉，
抬头望见五彩云。

中国福地，黄帝故里，
风沙掩不住开拓的足印。
黄帝像前，膜拜顶礼，
赞叹您俯仰乾坤博大的胸襟。

站在潼关喊一嗓

走过黄河湾，喝口女娲泉，
风风火火上潼关。
虎踞秦岭，雄视中原，
潼关自古天下险。
今夜明月照秦汉，
风云故事传千年。
抬头望见烽火台，
旌旗猎猎笛声残。
站在潼关喊一嗓，
一声号子长，一声秦腔远。

船靠风陵渡，远望佛头山，
踏平坎坷上潼关。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潼关自古天下赞。
秋风吹散马蹄声，
谁人绣出美江南。
举步登上古城楼，
河流大野春无边。
站在潼关喊一嗓，
一腔华夏情，万里碧云天。



最美乌江

山胜桂林，水胜三峡，
哪位仙人把你这样夸。
青峰白云绕，一江绿水滴，
你是山水经典的神话。

一笺水墨，几重丹霞，
薄雾轻纱涂抹你脸颊。

岸上吊脚楼，日照竹影斜，
桃花深处那是我的家。

百里画廊，千年时光，
木叶声声唱，唱着今天最美的乌江。
无弦的琴，流动的光，
摆手舞春风，舞起我心中最美的乌江。

穿上绿军装

自从穿上绿军装，
我就真的不一样。
一二三四抖精神，
满腔热血豪气壮。

自从穿上绿军装，
我为家国把枪扛。
闻鸡起舞强本领，
危难时刻我先上。

穿上绿军装，
我就不一样，
心中有国也有她，
做人做事敢担当。

穿上绿军装，
我就不一样，
一声号令风雷动，
谱写忠诚新篇章。

阿雅的诗

●阿 雅



作者简介：阿雅，本名单宇飞，中国诗歌学会理事，重庆渝北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籍辽宁，现居重庆。文字散见《诗刊》《解放军文艺》《江南诗》《绿风》《诗选刊》《诗歌月刊》《中国诗歌》《诗潮》《诗林》《芒种》《鹿鸣》等。出版诗集《水色》，作品多次获奖。

《一支兰花在喊我》

当潮水和风裹挟我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支兰花在喊我
用她的身体，身体里的金属喊我
她一出声
我的日子就开始变轻
我的怀里开始生长果树

那些水，那些风暴和甜蜜
那些削落和侵袭

那朵喊我的兰花啊
她在我的愿望里斜身
她把我的夜喊痛
让我在漫长的低处继续去热爱

热爱纷扰、喧嚣的世事
热爱那注定的告别
热爱流水里渐渐慢下来的事物

《开着的窗帘》

她一定和我一样，喝醉了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敢于把对说成错，在半梦半醒之间
把一江水揣进怀里，然后
打碎

半开的窗帘，是酒的一部分
是我的此时此刻
是一个人在她习惯的生活里
突然脸红心跳
进深渊，闯迷雾，在一场臆想里
酣畅，把伤口一下子揭开

窗外爱谁谁了
窗内再开一坛老酒
给半开的黄花喝一碗
还有我的城池，美人
八杆子打不着的已经习惯了的寂寞
让她们互相吵架，认领

我要忍住睡意
谎言，忍住痛哭
忍住，这一时，一世的寂静

《空山》

流水也在钓着一个人的孤独
一枚落叶翻滚而下，它带起的漩涡
像极了某人呼出的悲悯
习惯了跟着水走，在山里放下爱恨
放下自己
周遭满满的果子的余香
她躺在一块石头上，想象这永远孤独的
秋日

没有想写的信，但醒着，读着
想那个来来回回在林荫路上走着的人
人间越来越远
一些词翻过来调过去地徘徊
她努力地向小石子眨眨眼
一声鸟鸣叫醒了山谷，它仿佛也在叫着
她的名字

《双哈尔山观云》

像听一卷经文，或观一盏小小的灯笼
把自己和人间点亮

从江南烟雨到大漠长风
越来越密的鼓点，金戈铁马的队列
忽作青衣的长袖
更有，被放弃了好久的野心
……

火红的碎片，是谁命运的昭示

棋局之内，之外，都是酣畅
太多的旋梯，太多的箭簇，太多的
远
唯余此刻满山落霞浩荡
别者，都是歧途，都是
小打闹

《春天是一个动词》

在漫山的细语里，你可见到了
那小小的，白白的牙齿和嘴唇

在三月，风吹皱了江水
吹奏着桃花、李花、梨花……
风也停在我头顶的黑与白上
喜悦的、忧伤的气息
成为那些牙齿和嘴唇的美食

春天的山野，浩浩荡荡的沙沙声
都是醒来的流水，她们翻身，睁开眼睛
她们伸腰，把自己打开、装满

再一点点开成花，开碎

她们和光线一起，把游人从画卷里泼进、
拔出
轻轻应和，扑面的歌谣和溪水

是的，她们还带走了太多的一生
那漫山的寂静
春天是一个动词，而你和我
是动词之间小小小小的
一个停顿

《读冬妮娅的来信》

满纸梨花雪，透出女子的背影
如涟漪在爱情里消弥
简单的，一生只爱一个男人
一生都在等另一个女人身边的
自己的丈夫

信里有孩子和老人，时间的花朵
有忧虑，对未知的无措和拥抱
有对另一个女人的赞美
掩起的悲伤
每一个字符，都是冬妮娅
双手捧出的心跳
一下一下敲打在空旷的雪夜里

我想拦下她手里的花朵
回到她爱上那个男人的车站
回到小镇，没有黑暗的夜晚
告诉她远离写诗的男人
在白桦林里种一棵柏树……

“亲爱的，你要在该有多好”
像大多数女子的命运
一生空等待着爱人的爱抚，独自孕育
独自宁静

注：冬妮娅——日瓦戈医生的妻子

《独酌》

在我饮下的丛林里
交错着太多秘密的风
呼唤，以及他们卷起的千堆雪
他们把呼吸翻新
把语言抬高，压低
把无处安放的动荡补充完整

沿着高一脚低一脚的眩晕
进入生活以外的秩序
触手可及的都是序言，初始的美
沾满了露水的虫鸣、草木
是另一个我

击鼓而歌的我，长有翅膀的我
唯愿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我

皆为逝水，皆为孤寂
皆为苦辣酸甜的刻度
每一滴每一丛的对抗、润泽，都有
拍岸的美
继续击鼓、飞翔，不停地发现、唱和
那不甘，举杯的姿势
以及饮下的停顿，长醉
……
仿若新生，仿若死去

《我的父亲》

我和我的父亲隔着一座山脉
一本日记，隔着
彼此想起时的黄昏
抑或，一阵突然而至的雨

孤独的绿皮火车上坐着我年轻的父亲
他做生意，生意并不照顾他
他饮酒，断过两根肋骨
他和儿子总是意见不和

我是畏惧父亲的
在北方，大雪里
父亲背影清晰
从前的坏脾气还没来得及消融

现在，他习惯顺着人流在湖边散步
习惯妻子冲着他发火，药片越来越亲切
孤独的绿皮火车只剩下记忆

《想一个人去旅行》

把溢出的青草归位
或者放一把火，在灰烬里刨出燃烧的句子
跟着她奔跑，并携滴水
到另一滴里沉溺，重生

都是背景。车轮的轰鸣，那一刻的自己
夕阳下的山峦仿佛盛着人间所有的秘密
声音越来越细微，越来越远
溪水流过朽木时，也流过了我

更汹涌，更沉寂的我
在与流水的相互认证中，我抱着
记忆中的河流
抱紧了自己

多么好，流水在那一刻有倾世之怀
那一刻，我有将死之心

《下厨记》

所有的蔬菜都是我的福祉
她说要有波光
于是，我亦便有了光和河流

我习惯在水流下让果蔬重塑
像在冲刷自己的走神，坏脾气
更像以一株草的肉身，穿行未知的荒野

我喜欢把食物切成月光的模样
喜欢利器一再钝去
喜欢把餐盘反复擦拭，碎掉的声响
像曾经的过错眨着无辜的眼睛
窗外有鸟，似乎是祈祷的姿势

烟熏火燎的时候，最能发现自己的潦草
我是肇事者，更像在逃离爱的恨的欲望
瓶瓶罐罐上的标签，挤着，压着，揪着，
瞪着

我的酸甜苦辣

红的，嗯，我在重庆
绿的，无名河边的草疯长
黑的，彼此伤害和消费而不自知
有小坏蛋在变夭桃，变蓝……
大多时候，我是白色的，穿墙而过
像水蒸汽，扭来扭去地
慢慢消失

《G弦上的咏叹调》

风把瓦上的雪一遍遍吹薄
人间如水
每个生命都是水的孩子
有自己的流向，语言，枝桠
悬而未决的出口
我又一次看到了
你沾满露水的鞋子，空着的酒杯
长草的文字

她们伸展，向上，回旋
在无限的轮回里
万物寂静，唯有你满身的流水
不停地碎裂，重组

用一面微甜的镜子，倒映雪
以及这个微凉的世界

《落雨的黄昏》

雨水突袭，一些事物在相互挤压中扑面或
走远
隔着玻璃窗，以及雨水的敲打
她恍惚还在那片水域，在风荷的叶子上摇
荡
缓慢的堤岸，如诉的长椅
带着心慌的靠近和逃离
……

她低下头，继续，在绿的交谈里抱紧残章
并把好听的发音绕上指尖

此时，她是懒散的尤兰达，她是忧伤的尤
兰达

那些雨，带着盲目的急切
落进这个仍被信任的夏天
带着无花果的遐想，桃子的嘴唇，绿葡萄
的房子
她的嘴角翘起来，她的叹息落下来
空荡荡的黄昏，那些甜味的潮湿，像她
刚刚经历的下午

《过程》

把石头开花的时刻写进去
把认出风暴的大海写进去
把遗忘和热爱的眼神写进去
把不能说的秘密的痛写进去

我在听一张白纸上沙沙的声音
那些苦着的，醒着的，走丢的
那些明亮的，朴素的，带着铁的气息的

近的远的浓的淡的

喝一口美酒吧，请继续这幸福的旅程
继续风雨
在最后一班列车呼啸而过的时候微笑
在拥抱大雪的时候也把自己抱紧
抱紧我们短暂而缓慢的一生

《朗读》

一开口，你会发现
很多事物正在走远
你读到风，读到它的无拘
但你读不出，风起程时
青草刚刚睁开的眼睛里的蓝
鸟儿们正收拢翅膀，小心翼翼地
躲避着人类
一些相逢错过了佳期

你读到城市，读到一个人影子的空
但你读不出旋转、秘密
车水马龙的街头转角，被碾扁的
美梦、挣扎
深爱一个人，又必须远离的一声叹息
你路过一些事物：河流、闪电、花开花落
太快了，短暂的停顿远远不够
欢爱的另一种相逢，那些幸福的针
需要用疼痛去慢慢打开

《是谁呢》

一堆器械翻检我的时候
我正离开自己，并旁观
发生的一切

那些冷静的探测
说出我的年龄、温度、破损
但它们说不出我的颜色、属性
说不出我的悲伤和热爱

那个使用我身体的是谁
空中大的小的灵魂是谁

多么近，多么远啊
被借用的肉体、牢笼
人间悲欢

突然想到桃花、山涧、折断的芦苇
陈年的酒酿和
江畔的风……
它们，都曾借用过我
可那时，我是谁
是谁呢？



写一首诗就是一次奇异的旅行

●阿 雅

写一首诗等于完成一次旅行，如果自己还算满意，那旅行就非常美好。

诗歌于我而言，从最初的排毒方式，到与生活的碰撞、和解、抗争，到现在的发现、思考、营养、成长，它是我漫长岁月里最真切的陪伴。

我写下的第一首诗，应该在故乡月色下的奔跑里，在我坐在乡间的路口眺望远处的间隙里，在屋檐下滴落的雨水的反光里，在那条名叫招苏太河的缓慢流动里……我很庆幸我出生在北方的乡村，那里静谧、辽阔，有着生生不息的天高云淡，是故乡——北方的乡村给了我最初的诗歌营养。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儿时，家里有一些闲书，比如《红楼梦》《暴风骤雨》等，我是在小学的时候偷读了红楼，偷读了一些小说杂志，然后对文学的喜爱一发不可收拾。可以说是书给了我最初的人生思考，在我懵懂的岁月里给了我指引，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读得多了，在有感触的时候就想提笔，因为懒惰，我喜欢写诗。诗歌能用最少的语言把自己想表达的表达出来，而诗歌的语言我自认和自己的气息相契合。

提到诗歌，我是有些惭愧的，因为喜欢了很多年，写了很多年，一直也没能写出自己特别满意的诗。换个角度，可能这也是好事，一直都处在变化中，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感悟。我曾问过很多名家，如何写出好诗，几乎所有的答案都是多读多写，无一例外。

关于阅读，阅读的过程也是积累的过程，

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片断、犹豫、色彩、温度等等会在落笔的时候涌出来，比如提到秋天会想到里尔克，提到死亡会想到策兰，提到梦游会想到洛尔迦，提到菊花会想到李清照、陶渊明……它会给你一些经验，然后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你再去寻找，一定会有新的发现。这种发现是非常快乐的，就像一次旅行，你不知道最终会走到哪，旅途上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物，可能是流水的一次转身，黑与白交替中的挣扎，或者山穷水复时的柳暗花明……它会让你在突然遇到的时候幸福地战栗，多美啊。

当然，阅读是多元的，不能只在诗歌方面的，要读得庞杂，关于哲学、审美、音乐，关于小说、传记、杂文，凡是能触动内心的都拿来读。我的床头基本上都像模像样地放那么几本，有时和朋友煲电话的时候也随便翻几下，于我而言，往往不经意地阅读会给我更深的印象。

在网络时代，写一首诗很容易，但写好一首诗还是挺困难的，首先不能重复自己、不能重复别人这最关键的一条就很难打破，再加上深度、节奏、陌生语感……如何能击中自己，击中读者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大多数诗，与我的生活密切相关，当我经历了，写过了，我觉得我经历过生活才完整，否则就像身体长满了荒草，总是惴惴不安。

我期待着那些没有计划的、说走就走的奇异旅行，我憧憬着途中绚丽的风景，哪怕是险境，也幻想着那些神秘的目的地和远方……

难得一母同胞情

——读笑春风小说《二哥》有感

●刘增仪

《二哥》这篇小说，让我看到了淳朴无华的手足兄弟情，那种一母同胞之情读之令人感动不已。

小说中，除了文末那278个字的诗，通篇不见老六对二哥的明目张胆的爱，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老六对二哥的一母同胞的情谊。那些看是很平常的事情与叙述，都是老六对二哥的感情的载体，“只有一件，我的玩伴们是不敢随便欺负我的，因为，我有两个比他们大得多的哥哥。”这句话便很好地说明了一起。

小说文字简练，文风朴实，文笔劲道，每一个字都不多余，每一句话都不啰嗦，恰到好处地让一位吃苦耐劳、勇敢有担当、内敛真诚、为人忠实又有些微谨慎的二哥跃然于读者心中。二哥当过兵，上过战场，打过工，上过当受过骗，仅凭一己之力盖起了“屋宇嵯峨，气派威

严”的砖瓦房，转业后有机会干赚大钱的事，却因为害怕亏而没有干，一声经历坎坷，虽然没有赚大钱，但二哥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过上了儿孙满堂、房屋阔气的幸福日子。

小说将二哥描述得是一位不善言语、温和平淡没有脾气的人，但却用他痛揍风言风语中的那个某某事件来让大家认识了他并不是一味隐忍的人，有的事，他认真起来也是很热烈的。这又给二哥的性格添了几笔与众不同的描述。

随着年龄的增长，二哥的形象也从最初的比老六高变成了一样高，从最初那个在仙人洞中轻轻拍着老六说“不怕不怕，有我呢，不怕”的年轻人，到最后生病“双眼微闭，一脸乌青，呼吸非常困难”的五六十岁的人。文中“记得小时候，他比我大，不爱和我玩。我和玩伴们拖着竹子骑马马，声音弄得老大，灰灰弄得老

高，经过他的身旁，常被他大声责骂。我记得那时候，他的身量好高哦，骂起我们来好威严哦。现在细看，也和我们差不多高吧，头发也白了，脸也黑了，背也驼了，说起话来好像中气也不足了。”这样一段话，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作者对二哥老去并离开的无奈，以及隐隐的对二哥的怀念。

小说以四川方言居多，读来给人很强的亲切感，文中诸如“嗨，二天老子！”“你想哦，手头砖头没得一块，棍棍没得一条，万一整亏了，二辈子都还不清，一家人还吃铲铲呀！”“你哥子行”“惊嘘”等文字把地道的四川农人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让同为在农村生活过的我倍感巴适。

看着《二哥》字里行间里那种浓浓的兄弟情，我不禁想到了自己和妹妹的姐妹情。

我有一个比我小八岁的妹妹，她刚生下来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她，我觉得有了她之后，爸爸妈妈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么对我好了，而且，我走哪都得带着她，所以，我对她很不友好，总想甩掉她，我对她极少有那种一母同胞的姐妹情，有的只是不耐烦与讨厌。

直到发生一件事，我才意识到我和她的姐妹之情是从她来到我们家便有了的，是不可以漠视的。小时候，她很调皮，老是挨爸爸的打，

每次爸爸打她，我都觉得她活该，因为我总是受她牵连。因为她小，她犯了错，邻居们总是只找我，我经常被他们抓住告状：“你管管你妹妹，她今天又到我家来把我家的药罐子差点摔烂了。”“你妹妹又把我家的扫帚拿出去玩丢了”“你妹妹……”看着他们气愤的脸，我只好笑着到处道歉。她总是倔强地被爸爸打得“嗷嗷”直哭，有一次，我正要出门上学的时候，她因为犯了错，又被爸爸拿着筷子打屁股。她见我要出门，哭着向我喊道“姐姐，别走，姐姐，别走。”看着她泪巴巴的可怜小眼神，那一刻，我的心抖地揪住了，滕然意识到，她是和我留着同样血的妹妹。我破天荒地过去拉住爸爸，劝她不要打了。妹妹赶紧过来，抱着我的腿，躲在我后面，将脸上的鼻涕眼泪往我腿上蹭。从那一刻起，我彻底转变了对妹妹的态度，从敌对的状态变成了保护的状态。

现在，我和妹妹的感情非常好，我很庆幸，自己有一个一母同胞的妹妹，并且，自己及早地感受到了姐妹之情。

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我想，没有谁会像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那样对你那样关心，牵挂，依偎。

感谢《二哥》这篇作品，让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世间质朴的情感。



中国文联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

1月7日，中国文联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在京召开。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出席总结大会并作中国文联党史学习教育总结报告。中央党史学习教育第十五指导组副组长吴佳松出席总结大会并讲话。中央党史学习教育第十五指导组成员王元、项紫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宣部纪检监察组一级巡视员戴军、成员白光华，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耀鹏、俞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雁彬，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黄豆豆（挂职）出席总结大会。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永军主持总结大会。（中国艺术报）

2022年中国文联出版工作会议召开

3月9日，2022年中国文联出版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雁彬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文联权益保护部（出版办）主任暴淑艳、副主任鲍次立和各全国文艺家协会分管领导及中国文联所属出版单位负责人共5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宣部2022年出版（版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通报了2021年中国文联出版工作情况，部署了2022年中国文联出版重点工作。（中国艺术报）

中国文联召开2022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部署会议

3月24日，中国文联召开2022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部署会议。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暨纪检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2022年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工作任务，动员中国文联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奋发有为的工作业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艺术报）

第六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21）揭晓

1月22日，“第六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21）”评选活动在京召开终评会议。15部初评阶段入围的2021年度优秀长篇小说，经过前

期的读者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委团现场终评投票后，决出5部“金榜作品”。其中，罗伟章《谁在敲门》成为金榜领衔作品，余华《文城》、刘震云《一日三秋》、东西《回响》、王松《暖夏》入选年度金榜，阿莹《长安》、邵丽《金枝》、陈玉福《八声甘州之云起》、李天岑《三山凹》则获得年度推荐。根据作者陈彦的主动要求，入围初评阶段的《喜剧》退出本届终选。

（中国作家网）

鲁迅文学院举办2022年首期读书会

2月25日，鲁迅文学院举办2022年第一期读书会。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副院长李东华及部分教师参加了此次读书会。徐可、李东华在动员讲话中肯定了青年教师们一年多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对2022年首期鲁院读书会的举办表示祝贺，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阅读与思考，加强自身队伍建设，互相学习、互相启发、共同进步，达到学以致用、无用之用的兼顾，着力打造一支学术水平高、教学研究有建树的文学院工作队伍。

（中国作家网）

重庆市作协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

1月12日，重庆市作协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系统回顾了市作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历程，全面梳理总结教育成效，对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进行了部署。

（重庆作家网）

重庆市作协召开务虚会研究部署2022年工作

2022年1月28日，重庆市作协召开2022年务虚会。会议听取市作协各部门、直属单位负责人关于2022年工作总体思路、全年工作重点安排情况汇报，认真研究2022年市作协工作。会上，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何浩，市作协主席冉冉分别就各部门工作安排作了点评，并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重庆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重庆作家网）

漫步重钢崖线步道





蹇文波（白鹭）